

太平縣卷之十

演武亭記

清 趙邦彥 書

皇祖受命建營開府以訓練在京官軍既嚴且備又命郡邑簡民間武勇之夫率領操練過警調用為慮至深遠也太平舊有教場在邑之東南稍葺蓬廠不蔽風日陋簡甚矣張侯來蒞茲邑訟平賦均百廢就理乃建亭演武不假不陋自民兵外更選子弟官丁若干名居常約會中教以孝弟忠信之義俾知向方夏秋番休冬春羣集躬閱亭中鮮衣裝修鎧仗諸凡坐作進退步伍之法咸於斯亭三令五申之非苟且故事也已所以消姦宄備不虞為計甚大夫太平介萬山為邑地利險固民可恃以無恐顧承平日久神氣稍弛隆慶間盜賊歲臨橫肆劫掠居民無復惟潛伏叢穴伺報去望為已潛見亦危矣夫聞縣幸有特一校指一矢扼賊之吭躡

賊之後者則以教之無素備之不預也侯下車四周霜露矣斯民帖然無復有雀符之警者伊邠之勅中世士大夫以官府為傳舍因陋就簡苟可以塞吾責足矣如侯之勞心積慮為斯民長久之畫者其可多得哉嗟夫甲可乙否者難調劑畏首畏尾者難於自信跋前疐後者難於見知侯亦精思熟慮百凡創建自經始而竣事上下安焉非其嚴以律己意以使民誠以格上又安能興廢補敝而事觀厥成如是乎亭之落成也予適以呂梁之役得代居省太平人士屬予記因勒之石俾後來懲今者知侯振新之難則於元侯所建置時畫理之無得其為而心之無也亦須治歲歲太平其水為江左雄藩矣

翠微寺記

大 興 縣 縣 官 記

黃山游飛波反翠微翠微者黃山之餘也天都後華諸峯皆出雲

表令人憐不敢追視徐行翠微道中山川逶迤隴陌相望悠然有
山陰道上之致故不減黃山海之獨莊麻衣道人俯然雲水不置一絲
何事櫻情去留乃有四海無家之身如余乞歸數四政欲無家可歸
第令無家蓬瀛萬里如意所適豈若麻衣老人棲翠微峯下以
半偈乞靈林中哉

松谷庵記

駱駝曾

余嘗謂山水之趣近取不若遠眺書遊不若夜坐晴好不若雨奇蓋
予少遊西子湖長而習與之處會心處數語總括畧盡頃余為黃
山之遊自太平郊行四十里天都峯矗立霄漢芳翠已奕奕
以衣人冠矣迫就之巖葉萬仞下臨不測觀者目眩神悸意猶惘
然自知也故不如遠對使余以望日宿獅子林夕輝照雲霓之景無
限然不如半嶺出斗對影成三人割然長嘯點然有遺世獨立

二

之想畫遊方之羨如也余上下山中凡十日雨師匿三舍遊余更有
天幸顧余嘗登天目雨後見白雲一縷冉冉自谷中上已乃銀瀉
萬頃瀟灑下界蓋世所稱銀海也茲行以秋霽天朗氣清萬峯派
沒歷歷可數夕陽在山畧不見雲物余所嘆者此耳因憶余年友
王貞父儀部熾燄茲山阻雨三日夜攢眉一草榻據梧榻而吟良
苦久之雨少霽伺隙踰鍊丹峯烟嵐霧嶂雲氣偏饒貞父得志
取之歸而津之作致語故非英雄欺人也姚元素太僕傲貞父以晴好
貞父意不能下余請為兩解之元素將無掀髯而笑以余為其父
黨顧余與元素貞父家世西湖上空濛濛激故為吾輩所私兩
者得以意為軒輊否貞父將毋黨余曰苟如也吾與女弟如也出山
與志願而貞父誠至書此為記

泉樂亭後記

崔涯

事有曠百世而結感者非以侈其名也各得其本心而已是心何心也仁也仁體天地萬物者也惟物與我形隔勢分是天圍谷以獨也仰觀俯察何物非我懽欣交通無間容息固吾人至樂也是心之仁不能已也人惟措於有我不能大心體物者雖有至樂不自知也而百相感惟有道者得之不以己喜不以己戚至樂在我大同於人此衆樂亭所以志也太平自唐始縣為縣者凡幾至宋莘老孫公覺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創也自宋至今為縣者凡幾懽齋劉公元愷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復也中間無沒於山谷逾五百年非亭不可復也人心之不復也莘老之學原性命道德之蘊而其政亦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懽齋之學原性命道德之蘊而其政亦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此其相隔異世相感以心夫豈偶然哉懽齋曰蜀古閭偉士也幼穎異長博雅舉於鄉上於春官莫然高

一登擊此精一滿郡城吾友周司諒怡請於鈺部得寧存三公於感
一發之久久之遠之深有擊始之慮忘而不以為然乃今而知其不然
一蓋邑介於山山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湍急不可回折墮於人
小人剗好剛使氣喜以訟勝君子多勁直自遂不為不義屈分導
其勢以率於理教行而政亦行焉是故人和則信孚信孚則政暇
一得遊之物高明之具清宵寒廟以達大觀以通壅滯以同人於
野追感莘老衆樂有亭不可蹤識苟得於樂不必拘於其地其
與人也迺於北山之陽高邱之阻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旋視
咸宜爰復斯亭以志攸樂無崇軒飛閣傑棟之麗樽罍節稅之
守習其然起於蒼蒼之中白雲為藩碧山為屏回豁為帶公於少暇
一延客登樓風篁烟汀心舒目行魚樂廣閑鳥暮靜深綠野鵞蘇行
一敬負懇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凡諸物類無不合形此勢効伎於亭

與之下公曰樂哉嗚呼老不生乎時志聞今樂之猶前惜予不生革老
與共言同情各適之趣也悼前繼後事合符契嗚呼迹二公胸次
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固大人天下度也革老當仁宗
召士編校昭文書籍特首與選又與程明道同被為錄道德間望
就可見矣後論新法不合見黜時事卒不火為宋名臣懷齋抱才
一世其以所樂者樂天下以為我明一代鴻茂之士端有焉斯亭之
復無乃寄志與亭成請予撰其事公拜曰吾志也遂刻諸石

文公生祠記

三五黃

太守及公去甯國之三年甯國六邑咸生祠公太平祠既成則門人
進九齡走新安謁記訓雅知公公可謂名臣矣以正德甲戌進士官
給舍有直聲乃出守始末妻道卒携一子至蕭然獨處齋閣如
楊公繼宗日蔬食三日一肉同僚宴或後然輒不終凜然獨張水藥

四

如軒公輓御史不惡而嚴吏至不能奉火不色怨獨民賦訟也冤哉
令先之隸無野跡民相告曰前無我公謹如教令政筆四達使者行
部至必賢太守云踰年高淳家嘗宣城豪買牧地氣分馬於甯
國下撫部者判歸牧地奏高淳病宜分甯國南陵故有馬宜分五
邑五邑之民蟻入城大譟曰甯國高皇帝龍飛郡目五邑多山異
南陵除牧馬令今乃為高淳牧馬耶死則死高淳境保受高皇帝
令公懼變急諍按部者卒得復奏如令公竟以是調懷慶去之
日六邑之民慟而送者聲振野既去思不置咸生祠公嗚呼祠之者
德之也調之者罪之也德之者南陵與馬豈惟以是罪之者其以是
哉是罪也公何罪也賣買牧地者罪也買之者宣城也賣之府誰
耶此病源也不治其源徒曰高淳病宜分甯國夫高淳赤子也甯
國赤子也甯國又病將誰分所謂以隣國為壑者耶今也甯國不壑

高澤高澤不壑甯國公心也公以民之心為心其以以言之心為心也吾
君勤法高皇帝矧馬國事之大者哉以民之心為心者仁也以君之心
為心者忠也人知公之仁也而不知公之忠也固忠也忠也獲罪之也
一時仁也獲德之也百世一時百世公何擇焉盡其在戎者而已矣
雖然甯枉我以事上無罪目前無甯直我以字下有德身後今之
人皆曰智則公所謂其愚者耶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夫其仁不可及
也夫其忠不可及也夫公名寧字仕顯河間交河人

郡侯劉公生祠記

崔 廷

此吾太邑之生祠公也公之政德於六邑六邑咸祠公而吾太邑則
焉者民周燿等請於郡郡侯東源朱公曰美矣亦也夫其仁之
民也可其議故首先祠公嘗謂古者甘棠咏召田疇咏後世之
稱召父杜母何武去後見思蓋君子以政惠民之德之云爾思之也

之不置更尸祝之凡以永其德於無窮而繫民心於不已也公蜀人
諱起宗籍縷世族圭組承家起戊戌進士推郡無冤獄居諫垣有
直聲至蒞吾宣韜芒落穎灑然出吏事凡格外而履事咸熙
卓有殊績其量田均稅尤為美政正晦翁稱軻所謂學識其大
者昔我太祖平定天下念江東諸郡餉師之勞令曰之民者捐其
稅官者半之以世復其子孫恩至渥也歲久弊生民間貿易那
則以購置直吏書漁利又得以輕重其手日侵月削貧有無田之糧
富有無糧之田逃亡相繼告訐紛擾公度日不暇給公至嘆曰病何源
也田之不清科則之繁亂也自古有治人而無治法今田昔而民非昔
矣吾惟取祖宗之法而定為畫一之規以不失祖宗之意可也乃請上
令循下意嚴法申令縣司領其事者民分其役履坵驗實計畝均
稅額仍乎舊則統於一於是豪民狡吏無所投隙而鬻童婦女

莫之或欺困者蘇訟者息富者帖亦席破百年不斷之案開後世無窮之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公其以此與公遷浙臬去之日士民遮留有脫履者請衣冠者村民野老亦求識其面以去公曰吾職也何勞而勤民若是吾也者民等相聚議曰履或穿衣冠或敝今識其面吾何忍日遠日忘而無以繫吾思乃共捐資建宇肖象歲時崇祀以垂不朽由是瞻者拜過者趨君子曰此故有道長者古所謂循良也小人曰是能活我溝壑之民吾父母也乃相率請予撰其事予質諸周司諫怡焦少參煜并諸士夫僉曰祀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公法立勞著固祀典宜也迺刻諸石以告世且為後之崇從政者勸

重修天都書院記

焦文臣

予邑舊有文峯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其左為射圃接詔

六

迎春邑大夫率從事焉去類宮一里而近面對天都三十六峯登峭爭奇一攬而收其半閩中劉君元凱改今名從其勝也歲久且圯清漳張君庀而新之蕭方伯為之記載在邑乘可考也逮江陵當國盡毀天下書院而此地遂在溺中其傍趙氏獲請為祠二十餘年矣廟祀如故先賢撤俎朝廷以六藝興賢問布鵠何地不大廢職無等乎行道興嗟而莫敢議復非慮始事之難也耶邑庠諸生慨然糾同志捐資列疏啟學師請於前任高侯募諸好義者得若干金不足更稱貸之始以原額議贖而彭侯適去會高安鄧侯下車遂觀厥成而向所謂天都書院何幸而復見於今日也余小子文臣既與事竣而執事雖白斯役也胡其後歟郡有志於書院業以就為漢顧蕭公祖以贖復之爾邑向風而此獨闕然豈邑無其人耶恢復之議發自青衿不取廢邑中賢大夫區畫而募諸下

里素封之家好義者什一有掩耳不欲聞者甚或反脣而相譏不
始於聚塵乎翦為私室久而不歸一旦議取夫誰任怨乃有因而構
有世風可知矣諸士倡之而彭侯主之不可謂無人也屋有露椽垣
無遺堵首事者殫於慮而誠於力則又善成之難耳鄧侯報政之
賦亟以贖鍰鳩工修葺嘉興多士更始而雄文淳起振泮宮之藻
與二十六峯競麗而持以俟諸來哲既勤敷菑曷不終歆第云行道
無茂草之嘆耶雖然有數存焉凡斯道之興廢必與人參兩縣君
繼起以光斯舉所謂合其參者也廿年來凡筮肆改棟楠猶存甯
無所以護之以至於是其粥也券以壬午之四月一日而其取也亦以是
日越兩紀而來復而適應其期豈偶然哉夫朝稱才相必屈指永嘉
江陵始同末異其最不滿於天下者無踰於粥書院以稽清議而吾邑
侯獨舉而復之并為聖壇率諸生州聚而息焉序贊講學修贖

七

典恢往緒不獨接詔迎春修掌故之具文抑何偉也昔子產不毀鄉
校而孔子摠斷之曰惠人惠人哉有遐思矣彭侯名同魁號勤吾
貴溪人鄧侯名謚號太宇高安人昌學師名維基號惕懼莆田
人房學師名基成號少泉碭山人陳學師名一選號展吾交城人
其慕義首事者並書碑左以誌不朽云

義倉記

主政陳 宣

倉以義名志義起也傳有之利者義之和也惟義剛和生而利在其
中矣今世號長人者曠不噴然曰我利賴一方民哉顧有視民
之肥瘠若胡越然者不爾則又戾於理道乖於注措居常漫無
料理一日告急則請上發賑繩民出粟是何異剗此之內醫彼之
瘡之為也太平介長山大谷之中民多就懸崖峭壁石畔火礮所
賴俗尚儉勤猶足自給噫是足為太平之民也然不曰為之於未

有備患於形乎以太平之民養之太平之土田非豫備而早計之區
公儲之蓄何以待朽腹告饑之衆哉邑父母朱侯以名進士來蒞吾土
樹惇和德約已裕人助下車遍巡郊鄙嘉會鄉約吾民之慕義者輒
蒸起矣侯乃慮遠識微仿朱子社倉之意相其城東公署之內傍有
隙地鳩工集材創建義倉鼓舞士民之好義而設富者隨其發心樂
施義穀無定數於時牛車擔負爭赴義達之一十九里次第舉行而
民之緩急此其豫備而待之早矣余於此念侯之用心甚勤立法甚便
而為利甚溥也然有疑焉繼侯而蒞者有能心侯之心法侯之法則侯
之利民世利之矣苟或今以義舉後以義衰而弛即不似前所疏二者
之弊然而出納之際致使監守之役需索刁難方其輸穀豪民每展
轉以規免而興廢之所獲則又計需詐取十倍於貧民其間窮懦而守
義者減餐從公比及凶荒竟不蒙升斗之惠此豈義倉之意哉吁嗟

義倉余樂觀厥成而記之願得如侯者共勉之

永濟橋記

今此胡駕卿邑人

事有難於艱始而垂之久遠獲其利賴者莫如治道路築橋梁此王
政之所必周而仁人君子有不容已於此者也仙源附郭南路鱗比而居接
幹相錯上通新安浙閩當城濶數武一河如帶是曰富溪故有橋梁
自戊午蛟崇蕩然決盡設約以通之久則易圯且不便輿馬童叟亦
不安步方君宏衢有心萌人也夙負幹濟才慨然曰余遠祖父蔭衣
食粗足願奮承此舉且此先志也余祖別號富溪義有取焉余父
覺沙公曾捐修之今余曷敢私利而忘先德遂毅然力任不辭鄰
有張君萬壽亦爭慕義願佐什之一事聞令君吳令君曰是吾
責也余以時詘重累若雖然若固義士也亦仁人也不可不令遂其
志吾當以異數旌之君乃諏吉伐石選工必良必慎又以星家言自

泉門直至河通南街如矢直不枉尺寸殊非修葺法乃去舊址而植基焉修十三丈廣二丈高二十尺自己巳孟陞經始迄庚午仲秋工竣題曰永濟取其久也計費千緡有奇至兩年中觸熟衝寒風雨不輟晝夜罔怠其一段真精神真心力又有出於財物之上者邑大夫暨郡侯皆高其誼而旌揚之里黨相與醵金龍石間記於余以虛談仁義士之偽者也徒擁厚寶而長之愚者也平居慷慨言利濟議及已資則縮首藉口即拔一毛利天下而有所不為若方君者惠及行道誠義士也不忘先志誠仁人也蓋惟不自有其利而利之所被垂及千百世其所留遺者遠矣夫崔澆梁涓水何公梁沔廬王竇盧錫梁萬安之數君者或時地可為故得行其志若方君者身處田間以積累成業而乃慷慨慕義為不朽盛事夫豈易之哉以此而尸而祝之當不愧云君名文述號宏濟子志璞

九

志瑋志瓌張君二子德生傑生均書以著勤勞不刊

身烈祠記

古新焦

茲江

天地有大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如水火救粟然不可一日廢也夫是已故臣叛其君為不忠子倍其父為不孝婦二其夫為失節三者廢則彝倫斁而國家隨之豈可輕也哉晚近教化不行於內而亡闕而不講其時有捐生殉義與矢死不二者挺然如松柏獨立於霜雪沍寒之中而不一改柯易葉此殆天地之間氣所鍾非偶然也仙源甯國屬邑也先後以節烈著者未可縷數自萬曆甲申迄今無幾何時乃自羅迄趙烈而死者已至十餘人何其盛也夫千里而一賢猶比肩也千古而一節猶浹旬也乃一邑之中三十年之近往視死如歸蹈白刃而亡悔者豈稟賦之固然有出於其類者歟抑父母兄弟所訓誨得之漸涵濡染而然歟仙源在萬

山之中土瘠而民窮冠蓋文繡之所不銜大賈重裝之所不羨芬
華盛麗之誘微貞一淳固之習勝蓋士大夫談道而嗜義者彬々
也豈其婦人女子亦有所聞而興起者歟於是鄉之賢者重有感
焉請南壇隙地驟錢為祠相與俎豆於其中而名曰節烈無非為
起敵維風之計而非為名譽地也說者乃謂禮一與之醜終身不
改第能無喪其婦節以合於不貳適之義斯已無愧於中道矣
而必一死以自快不已迫乎嗟乎是固然矣慨世於君父之難感掉
臂不顧至舍而事讐者有之勢利之腥穢方熏塞乎宇宙以婦
人女子乃能毅然自斷不知死生軀命為可惜此誠空谷之足音而
又可苛責之耶禮之有經聖人以為衆人範至於絕出存璋之
人非尋常法度所能囿而亦不必以是律之已請余文為記
者為邵君汝行崔君廷舉周君可宗崔君應光所謂談道而

嗜義者也諸君子之心豈欲廉恥節義之風自近及遠而因以維
三綱於不毀也歟乃不辭而為之記

童公祠記

胡駕卿

太邑素稱繁治盤踞罟罟阻土確而隘俗塞而野民罷吏玩而法散
長吏無三年淹而伏叢伏虎之輩潛發其間故示寬厚則以委轡
而失之稍示振攝則又以束濕而失之朋比媾煽無能出其術中此
業宦之所却走者也童侯原是天才夙稱越雋主爵廉而授此
明以盤錯試之矣人或為侯惋侯獨慨然至境見其雄堞半頽象
魏甚庠退食廳事悉為頽垣荒草且適積如山帑縣如壑盜橫
如虎謗叢如蟻上之勾檄如雨下之案牒如水侯心難之乃與諸父
老約立帶徵法計負萬八千零不踰年徵強半有奇忽府以前
所赦蠲之四司料價四百有奇責之供候面抗爭尋報罷歲薦

餒奸民結若橫水陸俱硬商民苦之侯設方畧旋就擒解取聽誠
壹意休息不以鈎察為能至鄉奸望訛不少貸守捐清俸作後廳
新譙樓額曰聲聞於天亦足以睹侯之心矣居間喜談藝得一士輒
推轂不置凡忠孝節義事必務優卹以宏獎勵適缺邑吳以滿黃
山稅闕於上道府親勘歛故稅、惡有一當以分其過侯為地盡標以
旌實比絕燦峭壁與嶽令爭歲者幾千尋侯以邑國况猶非足
例所能起察其原委條陳五事上之諸臺如無盜清道防盜訟運
免徵本色以省賠累設義社二倉以備賑貸皆鑿、為世之利士多
採行之夫以侯之才畧此何足當一割特積重疊返不能不費焦
勞耳然人知侯之苦心勤敏至精白慈祥悖大嚴毅則非尋常可
窺測者也茲輯瑞行民戀、恐內留有衮衣信處之慮而祠之碑
之在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侯之豐功偉烈足以
當之矣侯名學賢號養所浙之餘姚人舉壬子順天鄉試第二人
祠建於朝宗門外水之東岸中三楹門廡稱之經始於本年九月
落成於十月程材鳩工皆出於民之樂輸云

三祠記畧

李鴻章書

學宮自嘉祐移建以來莫祀后土天啟壬戌之歲立本始捐俸創祠
朔望肅謁焉春秋俎豆如制先是名宦祠祀甚予亦更其崇報後
邑乘所列宋孫令覺陳令汝賢國朝柳令世榮孔令文昭子令嵩
梁令德遠蔣令忠張令瀚闕若而年寥寥、僅八人稽其太主澤者
幾半噫是可失也孰不可失也鄉賢祀名宦加三之一王行之李
材孫懋焦炳炎煥炎章鄭此皆宋人陳玉峯汪文龍皆元人周
怡崔涯趙象周懌皆國朝人今上採公議怡易名曰恭節予初
至時祠且漸頽上雨旁風難乎免神之怨悃越明年始克庀材

鼎筭則周子萬年之勞居多萬年恭節曾孫也屬者予將偕計爰劉其槩於壁間俾典守者知拮据之艱庶永無墜或曰三祠之飭則善矣而亦聞官有劉元凱鄉有杜質周可宗者乎元凱字舜舉嘉靖間循吏緇衣餘慕久而彌切在禮有功德於人則祀之茲其選英質別號了齋理學所稱杜宛陵是也可宗字子善純心篤行不言成蹊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微二公誰歸予曰唯之文穆之沉閣非以賄不足耶諸君之子姓而饒於賄又安在其諸為君耶政由當事使當事者苟得其人闡幽舉廢會自有時予姑俟之

重開密壠關路記

邵道宗 邑人

夫惠不限於一人而及於千萬人則其惠也博利不在於一世而遺於千萬世則其利也遠蓋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此而不能惠彼惠也易竭義之和者謂之利；近而不利遠非利也故一梁之渡人惠之微

十二

者也而君子取之一井之濟人利之小者也而聖人取之何也謂其所濟者博而遠也予太平西去四十里曰涇陽道途險阻而密壠關尤甚兩山相峙夾深谿峭壁恠石如劍戟凡往來者循溪渡涉而後濟有詩云涇陽十六渡頭西以山之阻厄循溪而行故渡之多也洪武初始鑿石蹬半山間以通往來雖免渡涉之艱其懸崖絕壁必擇地而後投步負戴者罔不側足高軒騎從之過雖夾持左右猶必神驚嘉靖壬辰我邑長君河南孟津楊公儒下車未幾政通民和百廢悉舉口角一噓春融百里又得善士曰奚文顯鳩工鑿金石高者以缺者以補凸者以下凹者以升周循山麓大道平，無虞矣然有羨餘并遺李坑橋壑音嶺路懸之亭亭茲索予為記予維密之險西接淮甸東跨嶽嶽往過來往不知幾千萬人悉獲舍高山而履平地脫險阻而步坦夷其惠甚博其利甚遠矣世之不明

昔德。竭心忱而事胡神掠貽血而違塔廟勞過力而受過財於人
無濟於世無光世又安能如我侯與二三子之用心哉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予用為今日記俾行道之人誦之

國朝

紀德亭記

尚書龍其鼎尊合肥人

居天下之任者為其事得天下之權者有其功孟子復發棠
而下可王通誦繁露而三嘆不雲何氣古今同慨也太邑糧運
徵折而愈民解有年矣法敵蠹深無有請者同年友程颺伯
以進士懸車初報而頌念卿邑糧徵民解之累摘疏利弊請之
縣令尹上告邦臬報可兩臺變折色為本色改民解為官解又
因田派費出解程勞貧富適均官民不厲高既大定遠感之謀
余說以為之記夫子之與颺伯則固深服其德而私異其才之不可

測者也曩經姑江颺伯適以學博士蒞其邑程文砥道謹職而已乃
郡有兵躡能先事倡導空傳宿敵與巡方太守諸君分當一面彌
月而熄事甫戢年饑民困轉溝艇險颺伯曰當事令富者出粟貧
者幾雜類以全活以故郡侯吳宣伯器重之宣伯者文與金陳相頡
頽而獨稱颺伯為畏友事無大小悉則咨之政簡刑清姑人至今
樂道之此皆非其任而無其權者也而卒優為之豈非其才之不可測
者與今家居萬山中里名曰颺伯曰程文砥曰程文砥且高目時
報為民請命計太之道發後矣以來較甚於姑民之饑困其徵比
苛猛人不願生南北二役歲賦解以里舉一切麻豆科襍之為不啻
二百餘款開征議價任意低昂解藏奸窮工極巧官司視為
故常胥校享為定例里排亦以為命分之無可奈何所解一差動
以鉅萬破產亡家富男賣女以安奸究之欲登流離頽尾哭聲振

野至矣三百年來習而不覺魏伯一旦正若足乎賢者之不可測也韓
子曰誠至則才生囊在都門魏伯端擊下笈手教一疏彈衣解且上
予時急止之恐其力之不足以殫卒也而乃能得之以今日使魏伯居
天下之任得天下之權其言真功當何如哉於姑入之也而知其荒
徂亂雖絃誦可以得為也於文之鼓鐘而知愛民之則若山砥不
可自謝也後之君子尚所觀感於此文

重建倫堂記

天下事有所當舉不必其時之盛與也彼有所難已不必其泉之
從與違也次乎時非大詘而衆悉欣從一亦有人之德也而此之律
盛典缺不新亦令茲土者之過也余以丑年之春之太平甫下事見其
地之岑巒從卓源谷澄澹心焉樂之意必有鴻厚於待之於將
其間已而晉多士率彬、實有其文信有地靈乎迨謁

聖廟殿宇煌、廊廡翼翼、猶然大觀折而西問所祀何神者其激
已甚號房門樓畫皆傾圮噫是令若廢之矣幸而人士謀於
讓地也何以至此時余蒞亭方初然此心則固已念之矣前歲過洋
林諸子於談文課業絃誦不衰然而破壁頽垣風雨飄零余志益
不能止遂決意修建首出序言陳之博士先生一期勉六士任力
成之惟大夫士且喜且躍皆有奮心然尚夫即行也今年春講
說鄉約公暇與諸生讌於南山則睹文筆秀色翠巒有如畫山
川之氣方與時會耶因憶與斯峯對者堂也何可緩興而末董兩
廣文先生則亦揚袂起曰唯令君命余立為捐俸交博士以示之
先是日雷雨大作千山如注田間水高數尺俄里民白有巨不不
知所從來浮縣東門五里而膠大合抱長可五丈許石匠氏以為
恰中梁余往觀紋色離奇一若期而至詭異焉遠邇觀者如堵

由是涓吉重建之期遂定邑之僚有助紳有助士若民莫不有助
數日集庫三百有奇庀材鳩工充然餘裕向議修今徑槩議建矣
經始七月既望告竣中秋匝月之間輪奐丹雘無弗克備堂楹制
則不更舊規宏敞壯偉殆為過之人謂其不費帑藏不繁黻鼓而
成功之速如是什九神之且歸功令夫神予不語也令則何功令之
所以亟於斯堂者毋亦期與此都士人共思堂義焉已爾夫彼一
士登堂思焉數十士千百士登堂無弗思焉倫當無乎不明無乎不
明者則無乎不盡焉可知也子輿氏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推此志也
出而上以事其君下以臨其民本立而道生氣節事業文等教
育於是焉準其必有所觀者多矣今日斯舉盛典一新於邑風
俗行誼者不少令即不敢以為功抑亦可以謝其過誠是彼也
畫出入無糜者廣文表公名澄董公名雲申力為最相及督生

十五

員陳耀垣胡琛鄭之德黃官雲方城崔岸効勞勳
胡國政周之慧方志容項守儀孫元弼胡可期胡廷考黃國
生督工吏書黃良瑞例得並書因勒石為記

重建太平縣堂記

阮恭

聖天子御極之四年薄海又安深宮修省

詔下九州郡國齋由起寬文網減膳樂舉凡大廷工作一切罷且止
維時內外大小臣工悉奉

上德意與民更始苟便閭閻不與其有弗便罔弗除不登盛理可
謂隆矣余不佞承乏茲土亦越四寒饗田闢新墾作息恬然如一日令
無發於民若不知有令庶幾哉無負此元者以無負吾相焉
已而何有於得已之役以重違吾子惠然亭有出於物情輿論之
所不謀同與夫輸誠向義之所莫或後又值時輿幽贊之若有所駕

以期其成雖欲禁之而弗得者無已則亦聽之而弗禁有如此日邑堂之建者是致邑始唐天寶間堂之建之修不一最後吾閩廷榜張公建於明萬曆丙子云夫昔之時嘗燕矣天下承平久公帑實民間儲蓄裕奉不難出所贍以莊嚴其政令之所出者干戈甫戢司農呼賦無虛日民方休息之是祈乃有創土木議於彈丸區者其孰不目擊之且也靈臺之經營也曰子來胥原之居康也曰迺積言乎趨事而備物也非踴躍之由束工需之畢具道路以目毋亦有同心不特此也春秋於凡築廟新宮必書祥異以昭當否蓋天人一問也昔靈從茲從之不同神謀鬼謀之未厭將毋以無益之作而動冥之志吾故有以知興造之難也而茲舉則大異方議之伊始也余不佞唯之否之而邑中紳士父老固請必成蒲月既望集大饗於明倫之堂酒羊稱先能為令勸曰子大夫之惠此一方也衽席吾室家扶支吾羸獨醉

吾風雨子大夫之造吾儕深矣毋甯謂我崇大夫而謂大夫每庇及我乎必期新堂為大夫壽余第領之舊貫可仍也越數日則有里而助者抑有家而助者甚而或以木獻或以糧陳不淡而約辦五百餘金又為令勸曰我資既合我力既萃必期新堂為大夫壽余固辭如初乃季夏之朔忽雨甚堂圯泉志遂決相率視西郊外有材可掇獨難為某家陰次日疾風陡作板昨所視材如應於響於是羣詭謂曰曩者學宮之墜水浮樑至今茲縣堂之建風撼木來天寶為之豈由人力莫不勇新堂舉者遂以是日興工壯少奔力近遠犒餉日凡百輩匝月間竟告全功自堂以下咸加增新大役之起誠未有如是之易而完之速者所謂欲禁之而弗得則亦聽之而弗禁者將毋是歟雖然余滋懼焉人情之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孰若財與力乃今竣工強勉患苦不聞也無西門鄴令之澤而不煩所誠非東里

大夫之煦而倍遠其丹予亦何德以堪唯是父老子弟之衰於義不
恤於利不反乎私圖而同心乎公典以至此也謂非三代之風擊茂之
始俗能有然乎能有然乎登斯堂也凝然深思穆然遠想其何以必
新之由何以猝成之故抑何以欣慕而襄絡繹而赴之誠則有愈不能
已其拊摩之心而深其覆翼之愛者矣豈徒侈其斯張斯飛輪焉
與焉已哉役摩於夏杪迄秋初董事服勞則有耆老周之慧方大
順胡廷孝陳金桂黃文廣項之統里長項問顯陳健羅志王多壽孫
元宙梅子昌方喜郎胡輝督工書吏黃良瑞皆有獻於志之例得書
是為記

黃山遊日記

乙巳春秋余同劉子子瑞因風日之和遊太平之境蓋聞黃山之勝而
卒然命屐也邑侯良君傾投轄之情高下榻之誼復仰山僧巨超指余

十七

前路僧抵掌而談曰遊黃之路有三惟君擇焉由松谷菴而上者仙源
之正向也道出芙蓉嶺達石筍缸其潭則有龍淵油煎青潭之奇其
蹟則有光明藏煉丹臺仙人榜之盛其石則有羅漢觀音將軍美女
八仙鐘鼓獅象龍蛇之幻陟百級雲梯可達文殊峯頂而兩海之觀備
焉由丞相原而上者新安之旁徑也初行岑寂漸入始信蓋經佛鉢院
閱九龍潭升獅子嶺歷冰雲菴覽筍峯冰柱之幽翹仙子瀾柯波
斯負竇之巧攀始信峯而度迤邐層巒旋步蓮花而文殊之夜亦達
焉由硤砂菴而上者出湯口浴香池挹溫泉之蕊芬濯清流之涓潔可
使中和滿袍塵垢離除樹然身輕而心淨飄乎遺世而欲仙也然
後上三天門穿一線天控天都而臨翠微則茲山六之峯頭惟君掌握
矣於是跨雲梯而收諸嶽松谷其歸路也余曰然則余從湯口哉
乃出城之南門躡索纜之橋而往焉是日四月二十一也十五里至青

潭灣綠水空明游鱗可數嶙峋衆石响谷潺湲碧樹濃陰兩岸交構有小
廟孤居石上漁人垂釣其傍此一出仙源第一小景也又十五里為石壁灣巨
石摹空岸然壁立小菴當道翠竹扶疎又三十里為長嶺黑石錯落遍布
高原土人謂為仙猪多不可數忽於兩山隙處遙見衆峯靈峭上插烟雲
聳秀削青神景天闢而環眺千山奔走紫翠萬重滾茫皆出步底
豁然望洋不復一邱一壑之可言矣又五里為烏泥嶺石闕阻道正對天
都峯背額曰天都保障徽甯自此分界而下移數武急澗爭鳴屈曲橋
中噴激石上復成瀑布高瀾丈餘跌蕩奔騰拍空飛素此入徽第一小景
也二十二日行五里至覺菴乃丞相原分路之處叢篁深茂漸若尋常不
能復悉又五里至湯口遊人至此芒鞋藤杖皆從是辨蓋山下一都會也又
五里至香泉氣象超妙雲構自然斷崖嵌藍亭矯矯清泉百道
捲雪拋珠而巨石繫之小石齒之或青或綠五色異觀巖石架橋修

林翁翳石級而上為祥符寺遊人憇息之所壁間題味紛焉越橋
而左小亭數架下黃石屋則香泉也池長丈餘濶五尺深半之一泓徹
底馥引人再涼則太冷再溫則太熱游泳再三恰可人意蓋天地自
然之妙如此上下清虛渣滓都盡余題其石曰內外皆瑩自謂得之
又里許為桃花源小橋橫亘約十丈餘雞犬聲聞隱隱檝表祠柏連
營松蘿結幔細草鋪繡巨竹成圍而小樓精潔俯澗面山爽巖煙
光靈秀相逼額曰狎浪臨視白龍潭銀煉飛空澄泓瀲碧神工天繪
冷沁心魂塵襟俗慮豈復有纖悉留於胸中者哉又里許至碧源亭高
踞木末徑達慈光寺則此山之禪徒所集舊名硤砂菴是也左望天都
鉢盂諸峯蒼翠離奇如探手可接而硤砂峯則正當其後竹木交蔽
不能詳視其菴有木蓮花徑高數尋花開九瓣似辛夷而稍白擬
玉蘭而少紫碧葉稠密芬芳襲人蓋異種也二十三日同行諸人

社寺僧化一為導從寺後穿林而上小徑崎嶇層折難記斷而復續絕處又生陟險旋空肩踵相接蓋登文殊院之便道出焉芳林邃密仰視無天陡澗杳冥俯觀無地或危巖萬仞崩劣如懸或峭壁千尋平直如削至於古色縱橫奇形突兀皆作隸書草篆劍舞矛橫應接不暇非一詞能罄又有山鳥和鳴綿長曲嘯初聞疑非鳥音靜聆再三疾徐節奏巧合笙簧始覺平日鶯聲之短促耳僧曰是名山樂鳥下山即無亦一奇矣約五六里許為觀音崖巨石對合下成一龕可容一二十人時正遇大雨凜冽淋漓因暫避於此同人有旋履之意強之又行五里至龍掖石所窅石岩嶙迴蟠絡繹上有平基蓋舊為山郵故址今頽廢已盡而迴秀玲瓏愈出愈勝盱眙空濶神怡此半山最佳之處必不可無亭古人良有意矣其距文殊峯頂不過五里而老人峯方表式可造奈雨

勢如上傾下滑濃雲往來如萬馬驟陣諾少年疑慮咨嗟聽願真密雖欲強之又烏可得歟不得已遷延而下情如別離舉步路阻真忽々若有所失但覺千峯鎖黛萬壑鳴愁壞磴敗院葉深濕古云景逐情生信不誣也嗟乎天下賞心之事不可常保風雲變幻倏忽萬端咫尺跬步有所難恃所貴達人知化哲士樂自履險如夷御逆以順凡諸一切當作如是觀矣回至寺所眾僧相迎有可範者謂此山風雨不時若有神護遊人阻屐屨屨如此蓋歸咎於攜酒榼肉者也余噓然大笑曰僧何為以井塌測巨海夫大化無心萬殊皆均時至而行豈遠於人以今者三旬不雨民祈甘霖甫旬修誠惟恐不靈而吾與子方優游玩逸清閒之上盼嚮神應如影隨形何修何能而臻此歟且夫拂願者甚眇而歡呼者萬人安知余之不以為得萬人之樂為樂而以拂數人之

願為願也又安知山之不以已盡者為易盡而正留未盡者為無盡也子亦知夫不齊者情也無不齊者數也以不齊測無不齊者愚也以無不齊觀不齊者智也林之高非為鳥恩也水之淵非為魚恩也大化之蒸非為人恩也子且欲為黃山恩余何隘之耶泉僧喟然點頭而去余乃正襟憑几夢遊於黃之巔焉

憲示永禁里排碑記

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巡撫安徽甯池太廬鳳滁和廣等處地方提督軍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十三級徐為里排困民勒石永禁事照得里役之設原屬明季陋規設立里長編為十甲而一甲之中又立排年一人輪年充當催辦似乎任輕役少而奸豪恃頑抗納每累墊賠於是經承有費差役有費科派襍項有費以及站

櫃看倉解餉兌漕種賠費大半入官胥之橐而小民傾家破產甚且流離死徙矣更有劣衿蠹棍包攬代充議貼銀一二百兩不等此輩竟爾中飽且包納錢糧多勒耗費不肖官吏倚為心腹指一派十通同分肥故鄉愚視里役為畏途而衿蠹以里役為生涯也夫充當里長之累不過一里一人猶係一家哭衿蠹包當魚肉花戶則係一路哭矣年深歲久長此安窮前已通行禁革併頒限串之法令花戶自封投櫃完即給串歸農如有抗欠始行摘比一應錢糧併漕南米豆悉令官徵官解永禁里排催交領解之弊至於花戶田地遇有買賣推收於投稅印契之時即令經承查冊登註立為過割以便按戶徵輸但此法利於民而不利於貪墨之官利於急公之良民而不利於包攬之棍蠹為此再行嚴示刻石立碑永禁禁止此後如有奸蠹撥官陽奉陰違或巧立里老糧長

惟頭單頭等石邑仍踵陋者本官即行嚴恭胥投立拿處死斷
不姑貸須至碑者

重修城隍廟記

鄧丞鄭戴颺 縉雲人

記有之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故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所以相輔為治使天下之民感化於不自知之中然最切著者莫如郡邑之城隍一方之內雨暘時若士庶安康矣天札疵癘之沴胥惟神是賴牧斯土者初下車則必齋宿以生平所自許潔己愛民之志告遇朔望又虔肅而禱焉凡以期於時和年豐斯以息訟獄課農桑振興文教潤飾太平端有自也太邑蕞爾彈丸城隍廟宇亦湫隘甚矣又且堂垣傾圮風雨飄搖邑之人食福不敢忘厥報謀所以新之前令王君倡始鳩工庀材已有成規予署理四旬以清查簿牘未暇襄茲感舉心竊耿々新令賈君至予見其

英年卓犖具剴犀搏象之才所謂息訟獄課農桑振興文教者真其人也將見一邑之中百廢具舉於斯廟乎何有不日成之輪奐改觀自此神聽和平福此一方矣孰非貴君之新政所感致哉余因弁數言於首以詔一邑之士若故焉

文廟重修碑記

邑令賈有福

古昔聖帝哲王之所以久安長治者類以尊崇文教為風化先庠序學校三代尚矣嗣而享國久長者如漢唐宋明何代不然況今聖天子祖述唐虞合符洙泗軼百王而上之耶往者

詔誥頻頒以

聖廟為禮樂教化根本地勅天下郡縣修葺之意至闕遠也余奉命來仙源見黃嶽嶺秀麻水澄潔人民樸茂風俗淳美竊顧而樂之隨齋肅謁

文廟仰觀殿宇之巍峩環顧廊廡之殖翼以及明倫堂門庭墻垣規
模無不整肅心愈起敬諸生環而請曰廟貌雖巋然而朽蠹可慮
不可不亟修也余乃周循而諦觀之則梁棟蝕於中瓦蓋漏於上
墻則將頽門則將圯也余嘆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夫異
教尊所自出琳宮紺殿務令金碧輝煌豈吾道反不若耶余雖初
蒞茲土殆不可緩於是捐學博集紳儒選耆民命工匠飭吏書
僉議籌畫即文詳各憲蒙諭允爰即捐俸卜吉鳩工庀材仍婉為
勸募有孝廉崔君學古諱君正矩真摯慷慨為士民倡旬日間
助者輸者鱗集麇至未三月而告竣朽者以堅頽者以興與輪美
丹雘新炳煥煥然改觀人漫欲歸功於令令何功哉
三化所敷也

聖靈所感也師儒鄉大夫士若民之所尚義而贊襄也令何功哉抑

二十二

王文成公曰有司修學在學舍也士之修學在心學也道德以為
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恥以為垣墻
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外逐也其功
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余所厚望夫
彬：羣育於學宮之中者在此所以仰答

聖天子重道右文壽考作人之雅化者亦正在此適余奉命
州之 命弗獲久與多士共趨蹌吾往矣今而後凡涵濡於聖
道者當不以余言為迂也茲役也協恭經畫者廣文倪君名雖
梧馬君名斯臧倡先督理者則生員陳耀垣項若麟方城黃官
雲胡師亮周全胡升項之繼選委督修者則耆民周之期胡祥
生趙瑞生項桂芳方瑤陳宗愷項學璋項守鏡胡五經王嘉賓
例得並書是為記

永鎮橋碑記

通政蘇 銓 文河

嘗稽大江以南稱名山者天臺雁蕩而外無過黃山積行君子往
出於其間明經胡會伯自黃山抵京師述其尊人君錫先生重
建永鎮橋曰願有所記因詢其橋所係之利害曰黃山之流衝為洪
潭河去太平縣治四十里水極不測其地又江浙楚越川豫閩廣
絡繹之要區也昔故有橋傾廢七十餘年而行旅之人不免風波
之險覆沒之患甚至羽檄難通飛符不達軍國重事幾阻聖澤自此
橋再成而在來者恃以無恐詢其橋制作之度鳩工之數曰橋凡五洞
高二丈四尺長三十五丈濶二丈興事於康熙三年五月告竣於康熙
六年二月計費金銀萬緡閱四載而厥功成且詢其橋創始之畧
督功之力曰先生憫人之道由洪潭河湍洄峻急欲渡無忍慨然
自念蟻尚宜渡河泥於人聲家貲以建斯橋亦為至願願與

二十三

子會伯謀力贊成之凡灰石夫匠搆擬土木之費舟車搬運朝夕
畚荷之財獨任經營勿煩他族嗟乎非積行君子孰能利濟如是
之大乎夫天下之無力者吾無責矣天下之有力者兩手據一錢唯
恐失比之然也而先生獨慨然為此曩所謂軍書絡繹風波覆沒
之虞者今且如履康莊焉豈惟惠及一方兼達於江浙楚越川
豫閩廣此先生之德澤於以長存不僅好善樂施著聞鄉閭而
已也使天下之人景仰先生高踪俱推是念與人興利除害在補宇
內之缺陷不亦快哉先生名聘字君錫子會伯名嘉生孝友繩之其
表勿替諸孫文煥文煊文燦文燿從孫雲鳳皆堪續其緒以昌厥
後予知天之報善人為無窮也是以樂為之記

娘溪踵義橋記

吳肅公 宣城

太平縣治西五十里名娘溪河有架石而梁截然橫流者里焦

氏之為之也初乙卯歲焦君紫山創構未竣而歿子夢虬等承其
役再踰年橋成署曰踵義橋不忘始也介予弟飛黃屬記本末
娘溪河源自黃山傾折回直數十里承黔歙諸山溪而匯於斯又
當孔道春夏雨漲水高二丈許怒流岸石諸輪蹄估販之集士農
樵牧於市往來之交錯一葦喧競岸南北街武需次無如何也漲
少降屬揭者往、蹶中流溺死比橋成而水失其懸陵人無憂
瀕溺四方之往來莫不欣然嗟慰於道傍橋高凡三丈縱三十八丈
橫二丈八尺累石牙錯實通舟筏甃趾如雉堞闌闌旁置石以
人計者若干資以兩計者若干始乙卯正月訖丁巳三月為日幾
千百有奇又虞丁家銅鑼諸溪谷上流為估人伐木者之所泊或
衝而鬪橋址易蝕也亟請於郡太守縣大夫勒石屬禁計周且永
嗟乎人莫不有所不忍其於饑寒沉溺之隱忧力足以為之然情或

二十四

奪於有所怯而事或廢於半途夫仁義之行未有不本於誠而能濟
者焦君躬不膺司險之責咨不藉公府之蠲父子兄弟後先彼此一
似肯其堂構然者則何也誠固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無旁誣無
私掣而乃有成功蓋不獨一橋然矣焦氏所為可傳也歟書以告
諸後人

崔氏祠堂祭田記

大學五

熙平

王朝之治法行於四海世家之宗法行於一家自宗法不明而長幼
遂失其序於是乎加大先長強凌眾暴風俗因之大壞故聖王
欲胥天下之底於治也不得不以司徒教之而又以司寇董之凡使民
興於孝弟而後已焉夫所謂孝弟者非極重難行之事也吾有
親而事之吾有兄而吾從之苟能是而孝弟不外是矣孔子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豈非孝弟行之家則一家齊行之族則九族既

睦也哉三代而後惟顏氏世有家訓柳氏世有家法江州陳濟州
張青浦鄭皆彰較著惟文正范公以祿俸所入置為義田以贍
宗族至今賴之由是故家大族聞風起者不一家必有祠必
有大宗小宗統之雖數傳凌彙然孝弟家聲未嘗歇絕則以
祖禰之植本既厚遂不至流而樂卻餒而若教者宗教明也仙
源崔氏係唐相國庫之苗裔代有簪纓甲於宣郡其父老子弟
雅尚風節凡族居相聚幾千餘家丁齒庶且繁矣然凌兢不作而
彬禮讓則宗法有以維繫之耳聞崔氏之祠春秋祭享至豐且潔祭
而飲福少長畢盡其懽蓋自先人所入祭田有倡而繼之者也今候
選縣令學彤述其先考贈君仲瑜公為博士弟子時即有志文正公
置田義亭以明經數試不售未遑是舉比易筭員莊坐起呼予命之
曰予不肖不克先緒前烈然祖父舊德不敢忘今聚廬族居者

二十五

皆先世本支生未推恩一體之謂何余晚年始舉爾一子今爾且
舉衆孫即溘朝露無憾余死後爾其入腴田百畝於祠備蒸嘗
充邊實令宗人飲餼餘其念我哉爾其誌之彤即承父命入腴
田畝於祠夫古來賢人君子衆矣田連阡陌而第宅干雲者又衆
矣死之日皆厚貽其子孫而弗屑稍損錙銖與兄若弟即或仗節
義好施予而其子弗克承志者又衆矣乃贈君之言若此厥子之
行若彼寧非桐實生桐梓實生梓而孝義萃於一家也耶聖王之
治天下使天下親長而天下大治然宗法不立雖欲久安長治
其道無由若仙源崔氏父子可謂能孝弟矣余念天下之故家大
族皆如崔氏之父子之尊祖敬宗於以興孝與弟其難哉故余樂
記之以為天下勸

今有情則違乎衆而事則處其難不以生死易心不以孤危動念舉不絕如綫之喬而衍益斯則百之慶此其人焉得以中囑視之一行少之哉語云夫婦之道通於君臣觀於焦母林太孺人詎不信然孺人名族子年十七來字公衍琴瑟靜好蘋蘩潔修執婦道甚謹既數年會未有出孺人為選賢淑置之側室能不妬忌以婉婉衾禰教戒是蓋曰將以媿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如心以事其君者未幾側室于氏果妊娠生焦子如九三日而所生母歿於蓐孺人鞠育之勝已出且為之續置側室焉嗟乎秦誓介臣休有容以能保子孫黎民宜矣夫何公衍蚤卒孺人獨為其難者撫藐孤緝遺業既已教其子蜚聲譽序猶及見其孫繼列膠庠享年八十餘以終是何異植遺腹朝委裘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猗歟盛哉通乎此者可以語君臣矣余甫下車即索邑乘而搜討之觀孺人之節槩為嘖嘖不

二十六

置已而如九率其子之憲來謁敬其溫文不失舊家矩矱孺人之教也辛酉武闈之憲告捷行振其家聲以為宗族光寵孺人之德也余忝宰於斯曾列嫩蹟以上告當宁而又何敢吝此一言後之采風者尚其亮之

凌灘橋記

邑令官純心

予以甲寅秋月涖邑事踰三月謁撫軍請所職且嚴駕未夕抵邑之迤西數十里名凌灘渡者水勢浩瀚難越石里民詢向所取途僉曰途必出此安池孔道也折而南又逆徽浙者所恒經春夏水淫溢濟資舟楫若冬莫橋是便余深計環岸絡繹多石族其急人病涉豈無有惻然動者乃一過再過有咨嗟袖手以無可如何為諉問慨慷擲餘錢繼無以應仍往來嘆望洋經始歎哉夫何以希慮厥終也順治十年有孫汝旦謝寅董龍為首萌善念求十方凡好義者多助獲成梁且置產屬僧朗然使職司有人重修有籍迄今十餘年所矣

利濟寧可意量而首義者猶慮之遠也曰法久則弊滋時移則人有急心是田也或稍染指曰此我故物耳或甚至攘臂其間曰予奪未有已耶緣是引衆見余噫是義舉也余為之計驗其田與所積之藉篆以授僧命之曰無中蝕無旁侵無終圯皆於是乎繫僧唯還復遂巡欲有請余晚而叩之僧復進曰某荷泉善信意重之以邑主命方惴惴恐或負夫曷敢飽嬉焉以弃成勞惟更得一言俾茲橋實微公不朽不愈為大幸乎余因次其始末勒石以善厥後若擬古之令肥鄉者民數世後猶嘖嘖曰館舍橋障皆公之功弗能忘也則又非余之志也已

瑞麥圖記

學諭倪維翰

凡物之產必有種無種而產異矣產而殊乎其種抑又異矣歲辛未泮池東忽產麥二叢各一莖而三穗是無種者是殊乎其種者得

不謂之瑞兆與且余承乏仙源已幾十載德涼才菲菁莪棫樸有虛樂育之功豈曩宮將產英奇而故遲其發歟斯麥之兆果何為哉同寅海虞陳君曾徵詩誌異余竊謂仙源他日必有大為一邑增光者則曩宮後起英奇未必非斯麥為兆願無忘此也爰繪圖以為之記

重建太平縣學記

督學姚三辰

仁和

皇上以神聖文武之德法天稽古尊禮先師鼎建闕里廟堂欽頒祭器增置陪祀官員而天下學宮自太學以下各省郡縣文廟皆重加修葺近又慮積久廢弛經費不足濫冒無實命守官更代之際與版圖並入計冊仍勅直省督撫學臣詳察廟貌考覈鳩工庀材俾無廢墜以示崇儒重道之意甚盛典也余忝膺簡命視學安徽仰承聖意不獨按部所至肅拜之下必敬謹

周視即道塗經歷斗州彈邑靡不入廟展拜仰瞻堂宇循視廊廡
察厥興替以覈東鐸賢否癸丑秋八月之望適竣新安試事于役池
陽取道宣之太平以丁祭前一日至邑即齋沐邸寓昧爽蒞事恪恭
對越紳士畢集衣冠濟濟奔走於廟三獻禮成既燎既瘞由明倫
堂周行視之見廟址在縣治之東而離而居大成正殿複宇重檐
闕盈達嚮堂崇四七廣與崇宜深與廣宜網戶朱綴方臺層城廡
寢門庭如跂如翼墀以青石垣以白堊一切規制悉準禮經余行視
而心嘉久之謂太小邑耳而聖廟之輝煌若此 盛代休明之治
誠無遠弗屆乎於是進職教者而問之告余曰太有文廟建自宋
之孫覺明張瀚恢拓之更新于前令陳永宗規模制度視昔有
加尊彝鐘磬之屬整飭完善經始於雍正元年告成於雍正十一
年閩邑捐輸銀共三千三百兩有奇而一人之捐有多至數百金

二十八

者則盛尚儉胡學位黃紹中黃光健也其勤督不倦終始厥事者則
周元錡張兆隆項瑄方際乾王有瑤方爾德周登瀛崔棟周復旦黃
紹中陳錫孫有濟周允中胡其偉王致和張允臧孫允濟方獻可
孫有彩項惟華周兆祥黃光健項之亮胡景超張膺棧胡紹虞盛
尚儉等之二十有七人也余聞之喜甚伏念

皇上以聖人為之君其所以教者皆躬行心得之餘存於心者
聖熙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太雖僻處山陬而賢守上與好義之
士民莫不知尊道敬學為我職分之所當為也太之俗美無然
吾念太人士因此心而擴充之相與講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以
實體諸身由是達之於辭華國而經世樹忠孝名節以上報

聖天子作人之化吾於太有厚望且榛莠必之矣抑吾聞之道不
遠入學無止法生 聖世導 聖教上行下效固易之事也書曰

重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我
皇上身度聲律標準於上維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爾太
也亦務歸極於下而已矣

重建太平縣儒學明倫堂文昌樓記

邱守來

數長洲人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文教覃敷多士雲蒸霞蔚已百年於茲
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尊崇至聖有加無已一時天下學校
靡不思整飭維新如屬邑之太平亦其一也按太邑文廟舊在縣
治西至宋嘉祐中縣令孫君覺從建於縣之東南為明倫堂後
為敬一亭黃山三十六峯爭奇競秀羅列簷前麻川富溪諸水
環繞左右偉人秀士接踵挺生亦一勝域也明成化間邑人貢生蔡
馨申益地擴基增其式廓國朝順治間盡圮康熙初縣令陳

二十九

君恭復募鼎新二十一年壬戌生員胡師靖等又買學前陳祠擴建照
歷越三年知縣賈君有福同教諭勸募重修大殿廊廡門墻及明
倫堂等處方重修時鳩工伊始忽大水有巨木浮於東門外因取
為梁觀者以為神助嗣是科甲洊登文運大振不可謂非盛事邇
以日新月故雖復修葺不一然明倫堂竟傾圮草萊勿治講誦無
所忠義祠堵前偏塞科第亦久寥寂令楊君大瀆與彭君居仁司
教陸君宏緒暨徐君用裕恣為有愛之為遴選紳士胡紹虞方雲從
孫繼藩趙佐理張鍾瑞黃振采胡世銓項之亮黃肇麟孫鳳翥
項惟經張鍾瑞孫貞方雲龍李文煥周家栢王紫電趙豪等設
法勸輸乃太邑踴躍奮興剏闢朽壤芟蕪葺穢即日庀材鳩工
支傾起仆鼎建明倫堂務忘義祠於堂後即其地創奎星樓兼度
經籍內則飭治道途明禋肅祀外則繼以周垣塗茨丹雘前之黃嶽

若益增高麻波諸水若益加深闌闌駢闐城闌安堵於乾隆十一年丙寅經始越明年丁卯落成容秋學宮叢桂鬱然旁根茁芝草數莖今夏復有翬雉五色集奎星樓柏樹迴環馴擾在昔前明嘉靖三十九年歛學泮池生臺閣蓮次年辛酉許文穆國公發解南省乙丑中會魁至建極殿大學士成化庚子八月杭州郡學有一鳥五色飛入明倫堂喧聚縱觀以為文明之兆是科李東崖亦即以易經發解浙省甲辰廷試遂以第一人及第官至吏部侍郎今太邑有事黌舍而乃丹桂蟠根蒸茁芝菌以為瑞物樓前古柏吐顯文明此非其兆歟况杜荀雀舍前椿樹生芝明年及第因號芝為科昌草雉又為士子執贄之先次資吾知太邑之多士必有應運發祥羽儀王國將如梧桐之萋葦鳳凰之雛喙其可翹足待矣而余則更有進邑之先哲有納谿周恭節公中嘉靖戊戌進士官太常

卿初與斛山楊忠介公泰和劉晴川公皆以理學節義文章爭光日月以彼蒙難艱貞猶共日夕講學不輟茲爾多士當卸隆成世文教聿興恭節為其難諸生為其易於以發山川之淑乃奮經術之光華企羨前徽致身朝右處為純儒而出為名臣期無負今日倡議首事者倦々整厲學宮之盛意余蒞任方新得觀具成亦有厚幸焉是為記

重建太平縣學雙瑞記

學諭陸宏緒

國家文教誕敷太和翔洽往々休徵嘉瑞應之其又感則還至迭來若合符券斯誠 盛世昌明之應扶輿清淑之符積而發者未可以為荒渺而弗識也太邑介萬山中文廟居城之東天都蓮華諸峯環拱競秀麻川富水則左右交映累朝偉人秀士地靈人傑固其所也宏緒恭膺簡命秉鐸斯邦肅戒祇謁周視門廡殖々

翼；右明倫堂顧傾圮破壞又前堵忠義祠心竊悚然夫山川之秀
必得教化扶翼而光昌之講誦無地則教學可知振興廢墜曷敢
辭責邑侯建康楊君有同心遴選紳士老成幹練者設法勸輸鳩
工庀材經始乾隆丙寅落成丁卯六月歲洽一周資費千金考
堂鼎建於康熙二年尅期竣事不免粗畧今董事諸君子選
度規畫經營盡善善視昔有過之無不及也忠義祠移堂後即其
地創文昌閣肅明裡通出入兼可度置經籍開扉四望奇峯秀壑
與城郭廬井之勝涌現而出煌々乎稱麗觀矣夫美不終闕因人而
發鐘靈孕瑞上下和通自然之理容秋文廟丹桂根挺芝數莖今夏
四月又有五色鳥飛集前柏樹迴翔馴擾衆目聚觀瑞草文禽後
光輝映其為雲漢昭回多士彙征之吉何疑我

皇上重道崇儒跨越萬古辟靡鐘鼓四海同風太邑夙稱靈秀得

衆辨之所揖讓進退於中耳濡而目染日異而月新將斬進乎聖賢
不難時今日文明而振曩茲炳蔚有開必先拱而竣之已董斯役
者胡紹虞方雲從孫維藩趙佐理張鍾瑞黃振采胡世銓項之亮黃
兆麟孫鳳翥項惟經張鍾瑤孫貞方雲龍李文郊周家相王紫電
趙豪等殫知畢力辦公如已從未以絲毫廢公物而匡襄前後用費厥
成則有項惟華黃光健張允臧孫有彩方大成陳學泗汪文炎等有
功學校厥匪渺淺瑞應之末豈偶然哉爰不揣固陋為之記

修密崖關山路記

邑令彭居仁

密崖關通徽池要衝也余嘗因公至此當陰雨漲發見山路淹沒行
人類皆攀援盤紆跋嶺而過夫以往來如績之地岸隔川橫竟限天
涯於咫尺心竊傷之因議興修之願欲捐俸則力絀欲勸輸則費
艱因循者已歲餘越壬申春予復經其地見鑿痕深廣向之

崎嶇險絕者盡為坦途不覺予懷頓愜而欣然色喜也因問其事則相度鳩工千金不吝者太學生崔壽齡也住宿督修閱期年而功告竣者其令嗣煥章也乃嘆天下無難事第恐貨力惟以為己則一膜之外皆胡越又遑問悠々行道之人哉余嘉崔生父子義至高公餘遂援筆為記復命工鑿石嵌於道左以誌不朽云

成志橋記

總憲梅穀成宣城人

吾郡屬邑太平最為僻遠然界於池歙自皖江及新安浙省咸取道焉山勢峻險谿谷阻深夏秋之交山水陡發病涉者所在多有顧其地非衝要雖病尚少若東鄉自折嶺而下淋灘以上乃數郡必由之路峭壁四立剝剝迂迴其中惟洗脚嶺頗稱捷徑特下臨深谿石齒鱗々竹筏不能施向故有木橋然水漲輒沖去橋去則路絕征人不得已攀藤附葛盤旋於四立峭壁間既勞且險病者

蓋眾且一歲之中不知幾若此矣鄉之崔姓於邑為望族其厚士名英者嘗睹此而心惻誓易木為石以濟人旋以病徂志未遂也其志子國學上春字德菴痛念之節衣縮食經營會計審其貲可以集事廼鳩工聚材經始於乾隆八年殫心盡力越五年戊辰八月工乃竣計橋之長二十八丈用銀四千兩有奇予親家雨蒼別駕即德菴族叔祖也嘗為余詳述其事余聞而嘆之是始可謂善人可謂孝子也已雨蒼曰非獨此也當橋成時或謂士民於地方公事捐費至千金上者例得上請議叙子曷不以聞於官府德菴曰否々吾建橋以成吾父志耳非為己叨榮地也曷請為余聞而更重之且有感焉夫世之人重財輕義者眾矣孳々焉惟口不足率利是圖耳即間有豪舉之士不惜厚資旋邀顯秩乃因趨名而舍利究之私己之念正與圖利者等今德菴之建此橋也但知成父之

志而不肯藉以博美稱古所云善則歸親又云為善無近名其是之謂乎以云孝子善人不謬也因樂為之記且使過斯橋者咸有所感興焉

修置祭樂器記

中書張

筠

桐城人

后王降德於眾兆民立學校以崇化必祀先聖先師廟徧海寓禮秩帝王所以致隆竭敬示萬世人道之極則也我國家肇造區夏涵濡漸摩百有十餘載禮樂明備被格闡垠仙源故名區忠孝節廉之士後先相望其甄陶於學校者深且渥幸際休明詎仍缺畧余同年友魏健菴適作師茲土睹禮器未備有志增修乃進都人士爰始爰謀明經陳子曰此不足煩師慮先子有遺命請暫歸計之居數日偕猶子攜金十五鎰來遂擇士之有行誼者張子應棧黃子逢泰項子榮世周子鑛黃子士藹賁銀至金陵範銅尊

三十三

一犧尊二盥盥各三十器登一銅四爵五十皆範銅為之共百一十八器又鑄金鐘十二置玉磬十二大琴二中琴二瑟二管簫塤篪各二鳳笙龍笛每四羽三十六竽箏三十六管龍旂一髦麾一合之又百二十品載歸邊豆之屬則舊者存乃命鞠人為鼓曰鼗曰搏拊曰應曰田取鑄鐘而漸磨之自銑上衡擁隧先生因使梓人設虞設業為祝一為致一以丹以繪置大俎四中俎六凡四尊禁一庭燎六與凡所以陳器樹燭者咸具又取舊器之錫而更冶之為臺十為爐五乃延樂師聚眾生而教之歌舞踰月觀成甲戌仲秋上丁釋奠蔚然美盛正聲粲發橋外觀者罔不欣悅而凡趨蹌於殿廡者肅恭咸視昔有加矣陳子曰事期觀成猶期可久往者予宗人功五亦嘗修置未幾蕩然無存今復不圖是盛事終不常而吾先子之志亦旋隳也復歸而謀諸如捐曰若于貳資行禮

與歲修歸諸學。復責之衆衿士。歲掌其出納。嗚呼陳氏諸子可謂嗜道矣。夫道莫先於盡孝。孝莫大於隆禮。祖父思殫心力於學校。子若孫聞言而敬識之。識之而卒成之。彼世之席先業者。尊長但老不視事。已在若存若亡間。稍有所欲為。則以為老諄不念子孫。迨至溘然竟不復記憶。若夫昆季叔姪。斗粟尺布之爭。雖俯身階下。不惜及其恣為淫泆。驕奢則全不顧慮。亦復旋歸於盡。識者曾不稍加憐惜。以視陳氏諸子。繼先人之志成不朽之業。增邦國之光。其篤孝而能見道之大。為何如。余固樂健菴之好古能振興。而陳氏諸子實不多見矣。即以為國家涵濡漸摩。人興於禮樂之明驗也。可陳子名有紀父名錡。亦明經兄。有為文隆。皆早世。行詳郡邑志。姪國楷。經邦。輔邦。經濟。孫行志。道元。聖球。憲應。運。並列畧序。

太邑荒科免賦記

邑令劉大河

三十四

聖天子御宇。必使九垓之地。八紘之中。榛曠荒蕪。宇落坵墟。耕而食鑿而飲者。無一夫不獲。固其道足以濟之。必其智足以周之。太邑處萬山中。僅有平壤可田。餘多鬱嶮峭嶮。陰谷寒巖。崆峒屹嶮。居民尋星土於石骨上。崎嶇種藝。用力最勤。亦良苦。前朝以石耗陰漲四字。議加折終。未稍蘇迨。

國朝康熙四十七年。後連發蛟水雨。剝山膚。石如骨立。絃歌西鄉。五圖被災尤劇。繼以癘疫。頻仍民之死絕。逃亡者十室而五。其賦額猶存。則又責之房族。夫田地濱江。時有坍漲。故計年丈量。以定升免。太邑固丁地無豁。除例窮民。即遣苦累。亦仰屋而嗟。末如何也。欣逢

世宗憲皇帝。明並日月。德塞乾坤。龍飛之三載。特沛恩綸。凡境內逃丁荒科。應蠲免者。奏請豁免。於是太學生

林嘉楸林玉梅李大冕子民林楫林珍李大玠等毅然劾控歷蒙
撫藩各憲批勘詳請其洞悉民艱剴切陳懇者前縣尹田公也其
逐號清釐根究的名者前縣尹楊公也既皆未得卒其後迨乾隆十
三年縣尹彭公蒞任太學生林作舟林琢章李在庭林元勳等目
覩官民交累日深一日乃繼前緒復行劾控郡伯宋公飭縣再加鞫
實荒山不毛者凡四十一頃五畝七分三釐懇切申請十八年四月
蒙撫憲儀封張公具題請豁部議銀米豆穀照例準豁除七月二十
七日奉

旨依議夫古人言欲為君子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
可也不勞己力不費己財何不為君子是則世生斯世雖善在當為
心知可為而必勞其力必費其財亦可謝矣甚或勞非一世財未易
謀即既嘗身任之而中謝焉亦人之所共諒矣其又甚勞其力費

三十五

其財而蜚語流言含沙射影禍患相隨即為之中謝而人不諒焉亦
善之所必不可為者矣今觀林李諸君非重累身受而不能也非
慮害及子孫而不能忘也非有所逼迫轉轉欲謝而不能謝也抱鄉人
之憂除遺黎之累焦思不惜奔走不辭多費不吝危言不畏前人之
未竟後人繼之一日未就全力赴之所謂不為亦可者而必為焉以底於
成如此此其心為何如心功為何如功也夫以我

世宗憲皇帝之明詔軫念幽微湛恩厚澤直與天地同流我
皇上紹聞衣德受而成之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沐浴膏澤詠歌太平薄海內外真無一天或失
其所而鄉黨善士仰承德意哀我憚人使其事達於守土聞於大
憲得遠曠蕩之恩於

聖天子自非大同之化涵濡蒸陶至深且久為善者之多且力又豈

易若此哉噫嘻繼自今太之民其永遊春臺登壽域矣是為記

大成橋碑記

邑令郭如阜

大成橋者崔生啟後與其族叔國光暨侄上春所重建也其先為永鎮橋又其先為洪潭橋凡幾度廢興名亦數易前人創義捐修既著文勒石歷載邑乘中至是而更名大成蓋將集前人之成而擴大之其名稱其事不可不傳余不敏忝蒞茲土樂崔生之好義而溥利濟於無窮也謹為次而記之蓋橋臨大河乃黃山若嶺諸水匯衝之所而江浙楚越豫閩廣絡繹之要區也自康熙戊子蛟發橋傾基址日就蕩滌往來病涉者垂四十餘年夫前人有行之後人弗克成之是古今人不相及也顧工費巨民力絀厥成艱哉將錙銖募丐敬之焉執人裾而進再三之詞雖身任其勞其功較淺而成亦不易崔生真古人哉不特眾舉不惜巨貲叔姪三人毅然協力而成

三十六

之傾廢之業煥然復新嘻可謂盛矣是役也防於戊辰之仲夏茲於壬申之仲冬計費九千八百餘金而往來衝塞之區乃得各遂其坦然履道之樂若非崔氏叔姪力行利濟出於意之所誠然雖家庭間迫而致之且無如之何此自為洪潭為永鎮以來又一大興廢之會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其中功尤有難焉者前在生上春獨力數千金捐建洗脚嶺溪河橋已告竣至是復慨然助以襄巨工方其功之未成也前邑令申其事於告上憲彞耳奉稟予并飭令叔姪三人勒名旌善亭左以示獎勵茲余復課其實費造冊告成上憲聞之喜可知也況夫親蒞茲土而樂觀厥成哉不朽之德余於崔氏叔姪有厚慕焉崔生啟後字仲虬係監生其叔國光字賓五號拙菴係貢生姪上春字德菴係監生皆本邑東鄉晉人素有善行為鄉里所推許所建橋面凡三十二丈濶一丈一

立兩階其樂輸意亦從同方今

聖天子重熙累洽

文教覃敷各直省大憲奉行

德意凡屬州縣無不建立書院延請名宿掌教敦詩書說禮樂以為黌序之佐矧茲太邑榜山環峙麻水滌洄鍾英毓秀人材日盛書院之舉烏容少緩哉余蓄志甚切一旦得與諸君子興復之衆學易舉不日可成余始悔前此匪特頻年鞅掌亦猶與都人士精誠未浹也今遲之又久諸君子為余修舉廢墜一乃心力俾他日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特簪纓甲第綿遠流長且將得正人君子行道學之薪傳為前賢步武何幸如之夫太邑距微郡僅百有餘里與新安接壤長壽之秀陰平石尚有晦菴過訪手跡今得名師益友砥礪濯磨盡仿朱子之遺意而行之將文行兼優

賢人接踵以應

聖朝作人之化此猶私心所竊願也至若經營爰始擇董事謹出納鳩工庀材法必盡善財不入於官帑事不假於胥役諸君子自選擇得人無煩余之顧慮告成之日其善後規條一切生徒課業章程修脯膏火田產生息余當與諸君子悉心計畫不至啟後日弊端為太邑稍遺餘憾也是為引

勸輸序

邑令李 烜

義學之設所以育英才廣教化即三代盛時黨序術序之遺意也邑之有仙源書院前賢經營之力備矣惜乎經費未裕不克延請名師生徒之膏火無出而在院肄業者竟無一人文教之未興英才之未集其不以此歟願經費浩繁眾腋成裘予未僅托空言首先捐俸一年以為諸君子勸凡我同心其各踴躍捐輸俟捐有成數當與諸君

共議經理生息以垂永久云是為序

凌雲樓跋

教諭魏子嵩

凌雲樓舊名文昌庠彥李應陽建也歲癸酉盡圮於水明經李學譽之母胡命明經重建之易今名夫文闕非閨闈事千金亦人情所共惜也胡既裕此遠識明經即能遵其訓洵是母子矣余故已筆之志乘復喜為之額俾李之宗奮翼雲衢通籍金闕者世不忘所自云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仲春之吉仙源外翰已山魏子嵩拜跋

太平縣各圖里社碑記

嘉靖五年

直隸甯國府太平縣為申明鄉約以敦風化事抄奉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崇勳備仰本縣遵照洪武禮制每里建立里社壇場一所

二十九

祠寺觀毀改為之不必勞民傷財仍行令各該當年里長自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二社出辦猪羊祭品依式書寫祭文率領一里人戶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務在誠敬豐潔用虔祈報不畢就行會飲併讀抑強扶弱之詞成禮而退仍於本里內推選有高德者一人為約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依鄉約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惡者各書一籍每月朔一會務在勸善懲惡興禮卹患以厚風俗鄉社既定然後立社學設教讀以訓童蒙建社合積眾穀以備凶荒而古人教養之良法美意率於此乎高焉果能行之則雨暘時若五穀豐登而賦稅自充禮讓興行風俗淳美而詞訟自簡何待於催科何勞於聽斷而水旱盜賊何足慮乎此教本尚實之政良有司者自當加意舉行不勞催督各將領過鄉約本數建立過里社處所選過約正約副姓名備造文冊各另徑自申報以憑查

考其舉行有遲速行有勤惰而有司之賢否以此見焉定行分別勸懲決不虛示等因奉此除遵奉外今將備蒙案驗內事理刻石於本社永遠遵守施行

書九龍會籍

郭中王 畿山陰

予赴水西太平社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約所請曰質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業舉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今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元畧周子順之吳子崇本王子文舟從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々來會以一見為快學究及菴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為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予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讀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賈以貿遷有無人之各安其分即

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後能無過分之求無過分之求則可安業不遷以成其初學之志昔者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便是即農以為學傳說在於版築勝鬲在於魚鹽便是即工與商以為學當其未發未舉之時惟知安分盡業原無榮祿之想及其出而為卿為相不過隨時展錯以成應緣涉世之功於本來性分未嘗有所加損也矧士尤四民之首以希賢希聖為實學以萬物一體為實功苟其未遇則喞喞咕嚕以博靡相尚以字句爭巧而不知強恕反身為何事及其既進取則上者矜藩籬以博名次者循繩墨以奉職下者營窟潤家以為得計而不知明德新民為何事是分學與業為兩途不知業有所業而隨廢何以先細民而成其為大人之學哉是故處則有學業出則有職

業農則有農業工商則有工商之業卿相則有卿相之業者隨吾
日用之常以盡其當為之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也惟諸
君共勉之

明儒經翼題辭

王畿

杜子質篤志好學久從予遊與聞師門宗要其於六經之義博而
求之恍然若有所契乃集師說及同門諸君子與夫明興諸先輩
之言有契於經者裒而聚之釐為若干卷予聖之學庶幾有所
待而明也其用心亦良苦矣梅子純首題為明儒經翼責子元
畧既為之序而復執以請正於予予聞之師曰經者徑也所由以
入道之徑路也聖人既已得道於心慮後人之或至於遺亡也聖之
於書以詔後世故六經者吾人之紀籍也漢之儒者泥於訓詁徒
誦其言而不得其意甚至屑之於名物度數之求其失也流而為

支及佛氏入中國以有言為謗不立文字惟直指人心以見性至視
言為葛藤欲從而掃除之其失也流而為虛支與虛其去道也遠
矣予嘗謂治經有三益其未得之也循其說以入道有觸發之義
焉其得之也優游潛玩有栽培之義焉其玩而忘之也俛仰千古聖
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所
謂學古訓而有獲非耶善學者隨其根器之大小學力之淺深
求以自得而不流於虛與支之失其於聖學也庶矣乎為之
詞以遺之

汝州刺史崔公墓誌銘

按察司 查 鐸 滎 邑 副使

嗟嗟此吾舅氏蓮塘崔公之墓也吾尚忍言耶吾年十五而失吾
母每見舅氏如見吾母嘗讀秦詩有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未
嘗不嘆詩人之言出於至情然彼猶生離也吾舅氏之逝且廿年

矣其悠々之思當何如耶適外弟廷試持其狀詣曰先大夫之逝久矣今將安厝於興坑之陽顧不肖碌碌不能表揚先德君與先大夫舅甥也知先大夫無如君者願繳一言以垂永久嗟々吾安忍言然藉此以寄悠々之思則又安忍無言按狀舅氏諱錦字中美號道塘其先出唐崔羣公後至壽乙公者始遷居太平之趨垣生融和二公融居宅東和居宅西公融東派也數傳至某々生楠壽為公之祖楠壽生料為公之父予外祖也世植善根俱潛德弗試識者謂必有餘慶迨公生而穎異當蒙養時讀書即能解大義然迫於家窘年十八始就外傅習舉子業二十補邑弟子員每試輒高等尋補廩始從南峯趙君游君器之侍御筆山公之族叔也時居方氏南峯與語曰子之族又有人矣筆山閱其文大奇之因公受業門下筆山學冠多士信從者衆公為文獨超等輩尤長於古

論壬午同應南畿鄉試筆山先捷公益淬勵期繼其躋某年外祖母政余時髫年往弔同居喪次二月餘公朝夕哭奠盡禮如生時時行選貢例每郡邑起六人拔其尤者以應公方服闋文宗親孫凡廩生起服必面試公因附六人之末同試見其論獨超衆因取應貢入太學得徧交海內名士文思日進逾年以詩中應天府鄉試四十五名因主司策目觸上怒南畿一榜俱不得與會試公皆然公獨自信無恙俄而上怒解許會試如例辛丑甲辰兩赴春官不第以親老就選部試第一授汝州牧汝直隸中州所屬四縣具體統行事悉如郡公為政精明半怒每兩造平庭推得其情必愷々化導令其有改不事繁苛在汝凡六年民奸吏孽多所洞悉然識而後發不以摘伏為能汝民猶饒裕公惟以儉約率屬凡自奉及過客供應悉從簡朴尤長於識人每試多士品題咸服

其心丙午當中州秋試公與場事所收錄多名士若今大宗伯沈龍江鯉都察院辛慎軒自修皆其首錄也然以不能善事上官庚戌謝事歸時外祖猶康強公得承權膝下凡幾年而外祖逝其居喪盡禮一如喪母時居家蔬食淡飯蒿中芒履滿然如儒生時絕不與外事日惟課子讀書及族之子弟誨訓者多所造就次子有家奴之死黠者媒致於縣時令以盛氣凌人索之甚急事違操院知其誑誤竟釋之操院蓋公同年古泉盛公也微時貧不能舉喪過汝公賻之甚厚不責其償盛感之士夫中有含令者欲藉以中傷公曰安得以私忿而指摘父母官乎令知之深自愧悔人亦服公為長者云隆慶某年月日以疾終年七十有三先娶汪氏有幹理才生男三人廷京廷聰廷策京娶某氏生子某女某聰以邑庠生入太學娶李氏生子某女某策故娶周氏無嗣先是甲辰

四十三

將赴南宮夢建坊上有聯云春雪重映洞房一枝花對狀元郎人期其必第適至京汪氏以產改謁選得首領汝州牧在京續娶正陽門李氏女婉孌柔嘉若素嫺母訓者洞房春雪花對狀元之夢俱驗矣李氏既歸公克盡婦道事多匡其不逮及公故家政多所主持綜理有方待人以禮遇事關大體者必挺身之爭不少讓有丈夫風崔氏稱賢能婦者必歸焉生子廷試廷對卓自樹立俱補邑弟子員試娶某氏生子某娶某氏某氏女一聘某氏對娶某氏生子某聘女某氏而試之二子俱補邑弟子員孫十三人重孫六人嗣續日蕃人以為厚德之報云萬歷戊子安厝於本地之興坑乾山巽向中公中汪氏左虛右以俟後予既為之誌且為之銘曰古云積善慶衍無疆也生此碩人厥德孔臧也策名天府載錫之光也頌彼名邦厥譽孔彰也亦有賢助維家之祥也以嗣以

續奕世其昌也與坑之陽山高水長也百歲之後同歸斯藏也載以貞珉其永無傷也

鄉賢趙南峰先生跋

隆慶六年

明邑陳一夔

金谿

仙邑先達南峰先生以明經起家樂陵令補慶雲其之官也惟僮僕是攜不以家屬隨任兩袖清風多善政民愛之如父母春秋祀之比當路直指何公聞而異之至署省視圖書外無餘物因嘆曰天下清官有如是乎且獎之曰廉明仁愛擢桂陽牧三載始歸劉君老固請歸後以耳軟不如貪駐俸祿外分文是私等語劉君不聽鶴劉先令之請也格言嘖嘖嘉靖末祀鄉賢嗟乎自古賢者誰復過是余叨任仙源公餘訪先達考公行愧無以贊特書何公獎語亦庶幾聊附末塵云爾

送計部崔宏臺先生鉤政告成還朝序

時德 蔣孟育

四十四

戶部郎出主邊計之臚職也邊要地也圍固於士士固於廩廩寄也曩時者庾藏殷物邊有興請益餉輒益無數以後有數矣猶逆給即緩亦時給無慮軍乏頃乃抖擻外府不足於轉輸以無米之炊顛上者日聞咸受命遠巡問出何策夫特勅宴勞而遺之得糾款諸將吏玩慢視者歲委數十萬於其掌握有意外措置得以議聞若乎是重付之者亦謂能籌策於贏絀之算而調度之者也私與公相賊義與仁相成取與予相戾事與勢相移立於至一慮於不竭虛其室室其隙形輕重時緩急權利害始終得其術數堅持不反以我制贏絀而不使贏絀制我者也善治生者擇人而趨時其自命曰吾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矣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則不足與語也况運於絀計欲哺數十萬衆哉故曰揆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

以著衆權智用則物無柄信義立則衆不攜物無柄者制於術也
衆不攜者安於令也以余所聞易州君崔善主計者矣崔君之議
曰穀者士之命脉也商賈猶溝渠為我灌輸之者也富於田乎劭
農富於倉乎劭商夫庾不時受粟則賈之利損一輸不時予直則
賈之利損一商必折矣然不問何土著幾貨實也恣千金與之其
靡之易其輸之必難夫商非能自生五穀也賈之富民也何不下令
富民曰爾以困窮輸於官與爾善市如與商市也行此之令信如潮
汐則富民俱高之俱富民矣蓋給士悉以糴非糶也荒年之穀豐年
之金移而貿易則輕重迴然今糴貴以賦士衆喜之不可為常也
糶賤以賦士衆怒之不可為久也士不可以徂使也何不乘豐年而
斷令自糶歉則優之則費縛於上德白於下也異日糶賤而粟之
為餉客也客餉不放為備猝也今盡放矣歲放則歲市也夫糶賤

四十五

而糶故我利焉徵貴而糶是以二市一也且守不假器借支非舉也
自兩關之饑始也愚已竭矣而求無止何以應之羨猶不可君立
議如是辦者無以易也故閉之以陰縱之以陽予之若指取於不
責其嗇也若有司其察也若有神仁義以成窮以變通紛之擾之
不出其兇中君之仁智強勇侈於用哉余嘗聞人言餉邊使者
諸服用宴設問遺皆供億於藏商蓄賈或倚辦胥吏而疑其
不然今聞崔君固不然也君大氏修瀛耿特矜之界辦矧其開饒
者以徑凡數庾之一新猶斥諸公賈大與所聞舊事殊謬意
往有然者而崔君獨不然耶奸商黠胥無所投所輸輒應令而
具無不精矣以饋餉之不時而士飽馬騰非主計之功歟夫以諸
夏之尊為虜驕聚百萬之衆不足戰半天下財賦不能食沿邊
戍卒豈常理耶亦忠智畢慮時也古人之委任也舉其所以取之

生之用之而併之一人有豪傑才請軌能呼吸集事有至官之始府無見錢倉無儲顯比去餘數百萬或窘急軍興諸鎮皆仰縣官而獨能自贍其衆且歲輸朝廷十餘萬惟事權一也今主計者俾歛之而不責以生之核其出入而不問所以用之能視縣官物猶己物視待哺仰秣者猶其家食指不使在旁者化為鼠雀而善操其伸縮去之日無所持則為腐主計矣功令使然也君之言曰倘稍假以事權中外無牽掣夫事權已足矣又何假耶君殆有所樂而不能悉其盡者抑必有奇秘不以告人歟今代歸付不為明正言之耶不佞有久從吾友張紹和知君而心欽之茲借諸先生索贈言於余同門張君也不得匿其質猥以所聞者掃推而已恐能盡崔君

貞節崔母杜氏傳

甲書 吳維城 蘇州人

四十六

孺人出涇陽杜氏為邑望族歸崔君諱燧年二十九歲數奇不祿孺人呼搶欲絕遺孤甫二齡撫之靡不周且為宗祏計乃毀容厲志經理擘畫孤稍長閑以義方構別業於村南其迎致者皆嚴師長友奉舅姑克盡孝謹閭內無間言沉靜端毅馭婢僕治家政處置有方里中長幼莫不誦美之其所教孤子誠菴諱靈字中信奉孺人之訓教崇孝義雅尚氣節持平卒為一鄉祭酒方其拊心瀝血時在孺人之志不辭以一死相殉而徘徊於公孫難易之言隱忍稱未亡人持荼茹苦盥櫛登堂婦兼子職而撫摩膝下時或為之父時或為之師真可令死者復生者不愧較之昔人截髮對薦丸熊佐讀其賢且能固不相高下也而履境險阻久而不渝以卒至於有成勞者殆為過之誠菴君多瑰行翬建家廟獨力仔肩鳩工衷貲累以數千鑛賊猝至劫之以及乃

仁不背祖義不負恩質其子匿金以避之祠事克協子亦竟無恙從侄副憲軒鼎先生稱為邦之司直大叅宏臺先生稱為亢宗人品是其耿介之性秉於孺人而深沐其教故任艱大而不懈遇倉卒而不變也誠菴子三人長銘誠次希誠次思誠皆時君俊銘誠君尤潛心理學從漪園焦先生遊講貫所得著有水火解高文邃意開鬱混沌湯睡菴施存梅陳眉公諸先生序之以行蓋不異酉山秘笈夫崔君抱才毓質鬱而未舒迫衍以坤順之德長發其祥奕世而彌顯豈為過哉今已八葉余猶蒙家仙源接公瑜次韓爾位無若諸子文章氣誼磊落英多羽毛既豐將搏扶搖而上之矣況其翩翩後起瑤環瑜珥振厥家聲又甯有艾馬向非孺人之卯翼教誨而果育其藐孤以貽之矣以致此孺人懿行向有了齋記甚悉了齋為孺人宗黨宗祠鄉賢諱質惟親且賢故言足傳信余得之邑乘兼

四十七

繙崔氏譜牒心實異焉乃因諸君子之請詮次其數傳俾世守之知孺人之志節誠貫金石嘉惠後昆源遠而流將長也

節婦崔母焦氏墓表

沈壽民 宣城人

嗚呼此明故崔公廷舉之妻節婦焦氏也表哉初在公納幣於焦而病之三年矣乃婿之無幾何死是時節婦年十七子宗悅三月娠耳後十三年亦竟捐其孤以卒於是人咸謂節婦不天天者佑窮而慈無告者也奪之儷者忍從之齒乎腹而襁之而卹者忍不假須臾見有成立乎斯亦理之難竟測也烏乎天既而宗悅弱冠籍諸生稱文學高等又既而文學有子士翺輝耀振庠塾有聲又既而御史疏聞禮官協請天子俞奏旌闈樹楔遠吟邇歌於是人咸謂節婦有天天者始罔窺而終如嚮者也困於昔焯於今不遺其身延乃後人曷往不復曷艱不福也烏乎無天君子曰有赫下臨無有應哉

人定亦勝又誰聽哉夫天可恃而不可恃也大倫大紀之決不可借也而曰違數弗祥我其順天、不受順也小行小善之適有一得也而曰心盡宜報我其俟天、亦難俟也今觀崔節婦既聘不易志既適不急事既妾不岐向父命可喘也盟必不可寒夫迎可弗親也藥糜不可不待舅姑諭可謝也身必不可他辱慢之殷、銜情抑聲耳呻目楚甘荼若飽仰不丐憐於有是俯不感恨於不辰生不圖歎於燕婉物不取羨於名稱志壹而效裂石斷金是以幾絕氣續存初於宗而永存於聞夫乃今而後見天之玉於成也天胡易言哉天胡易言哉士翺則曰吾大父之亡也大母哭而不辭或怪之不知其損哀惟踴重葆遺孕也又曰大母訓吾父嚴父七歲偶廢學夏楚之頸牽而擬諸井自此奮厲力學又曰大母未卒之三年夢神持節為召之辭未兒痘也痘矣夢如前一日額御長逝君子曰節婦善

四十八

存孤哉又善肅然善受命貞而仁、而義、而孝者也法宜得備夫按節婦諱賢太平西鄉人父董母蔣氏生嘉靖丙辰卒萬曆乙酉年三十後廟祀於萬厯丁巳建坊於崇禎甲申等曰焯、巨崔及來自宣豐本喬蔭翺也挺然唾時猶渾設門常關云胡我好膠牢漆堅出其子弟愉、連、或拱於庭或扶於肩翺指謂友是賴王母為女克女為婦克婦愛不親狗禍不天咎烈不捐軀永不借壽公然于鈞一髮挽手乃繼乃緒乃嘏吾後厥友曰吁有覲丈夫何幾匪冠何偉匪鬚敗信改義曾不須臾大驚人國小婦人孤狄不衰惡覆陷厥雛胡許周約退憐其緒蘇循楊涉又勝數乎士也罔極視母媿諸翺復友告王母孔悼艱難悽愴冰履亦蹈生弗踰閭波祭頌道俎豆有馨閭隧有造而碑無文奚以揚操友曰吁哉敢不是効紀行琢詞風宣幽道導瞻佇墟墳干祀有耀

刑部主事幾石碩公傳

方以智桐城人

公諱如皋字孟凱南畿太平人自號幾石子慕贊介如石者之幾也崇禎丙子舉於鄉十三年庚辰公車留者試禮部天子思異等材廷試之將不次用執政陰陳部曹急人實抑之公與雷介公首列當戶曹已改刑曹或勸公座師王公昆華可一關說事至無難公曰以青蓮之分忽蒙不次不論何地惟矢乃心乃心計冷散可乎嗟乎年來朝廷遠大體無所以氣感人材收實累公忠之報視此岌岌督責益嚴因有達迎刻核以圖寵權者有司風指刑日以峻文內而煅煉之周密事叢小則謀問甚則廷杖緹騎四出中外大臣動以辟決幾何而非不辜也哉報聖天子第一事在此曹矣受事之後各司正郎多營資轉公以主政兼福建山東湖廣案比其時重足一迹無慮求苟免累日月以遷不且爰書軍辭輕重其間可以膏潤與吏為市

四十九

公曰吾祖履齋公父惺吾公家世清白安得有吾祖若父以負國家邪自計借反今皆勾貸向鄉以贍朝夕而同鄉同部雷介公與幾石趣尚相礪矚然方想京師傳介石冰霜之目焉曾勸嚴釋一總戎虎大威之後出關感殊死得避遣人餉金漫無算公卻之其人再三公矢白日引入櫛舍視其牀蓐如此豈求餉謝者哉其人歸自日復來伏地泣主人戒命不受則蟻不得歸公大怒將收縛之乃乞命去嗟乎世有冰霜至此者乎厥衛察之日以詢事倖功讞獄自此寺轉部者日溢簿格介公多執爭之平反其所讞屢奉嚴旨鑄數級公則剴決由心無事操切卒之贖具而庭無冤獄以次得寬若朝臣如胡周熹賀鼎等皆得輕比其他吏士所全固數也獨咨嗟者黃石齋先生之事物禁已甚以黨中之者至深故廷杖後復調錦衣獄並四公救之者考訊諭冬苛株指使乃移刑曹當律

擬罪公正司其事思所以全之急則祇觸不測無益適天子以悼靈王之故惻然開恩布大赦之詔命輔臣范公復粹專理之公喜曰天矜君子矣久之范猗違其事密揭求會審分別揣摩釋諸小獄以塞責若諸君子獄則恐近時旨遺後悔此年來逢迎之故智也公銳身自請曰十四年一日之恩如此矣大臣踴躍使天下幸以為朝廷幸豈特自計種德之時哉既不能豁然縱遺當為積年諸滯槩輕一等何會審分別之有分別歲秋番耳范猗指曰皇上英明特甚若可纖隙骸骨所係子何慢言公反復陳之即分別當以大獄為先語至此范則矐眦公他日再見白如初答亦如初三見公流涕言會審示公可也分別之事有司居其責奉奮螳臂為朝廷廣恩為先生種德即有禍舉身任之范始為之動色長揖曰子大德如此當先疏老夫繼之公並以語本堂劉公澤深慰其事詔下大審

五十

十三司諸大獄任其任者交推公之司本科具草列名無避也然范公終冗與畏忌審十餘日劈長櫪出鉗鈇不過三數人皆吏民羸弱者士夫之案毫不敢聞是時以大理寺為公所榜其堂曰皇恩大赦實故事東章畫疑而已其後諸獄以烟永得減死論者乃部擬上久而得允者也於大赦何與焉石齋先生一案有解石帆中丞以薦首同黃公廷拜杖者葉潤山工部則告章格菴預囑後事疏救黃公而拜杖者涂仲吉則以太學生控疏申理者馬通政司理則以封本董主政養河則以擬罪狗者一月間繇成擬上凡數駁之至烟瘴一則曰結黨亂政一則曰未減厥辜意不辟不止至是公為具審曰沽名釣譽之情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至此只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

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怒一臨肝膽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周亦不與之較日惟禱祝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於左右諸大夫而窮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為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安有臣所論之可殺者乎臣等深重之人猶忽然傳旨停免滿城老婦等事加罪等語臣等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間不敢不其難其慎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廣有非微臣渺識所能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

五十一

學龍疏舉循例非敢創行涂仲吉等愚昧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燭虎焉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懲儆疏具畫題三堂視之猶不敢上然後卒用此成陽歲初三月之善政則公之苦心曲護為之先地也公為諸生天下已任以孝義剛介名在曹八月茹苦賢勞夙疾驟發，即知不可藥迺先書戒其弟若子謹奉母周夫人恨犬馬不能報皇上特用恩命也劉公湛六與雷介公鍾無奇視其喪入室簡筭中惟銀五兩敝衣一囊書數帙而已為之歛賻殯之值鍾無奇差出高郵以其處窮以智曰幾石在部時余中丞公為楚相所中被逮每入鐵門幾石提牢與語終日無不切齒天下事無任之者皆容頭過身而已方以斯世之責望之不幸負志即世介公每念斯人未可一二為述其同事之苦

與其家世遺風屬余作傳所稱履齋公性即周仲士令仙源聘修志者諒讓好施真理學者舊也惺吾公館隱於酒而隱德尤多鄉人皆能言之幾石之號可謂幾矣非僅以文學名世者也余故擬其大者而傳之以待介公名

續祚公同鄉人崇禎壬午春觀政進士方以智書於上江小館

重修太平縣捕廳官舍記

趙任東海

青嶼子既謫仙源四月乙巳辭天玉之闈五月丙午如膠舞親舍六月丁未行李載途渡江淮八月己酉逶迤憶嶽即於官乃就寢而舍焉當其時入境不辟塗登堂不灑塵入寢不避風露問役者曰若居則前之官於此者圮之也曰若器則攜之去也青嶼子曰噫任其圮貧可辭也攜之去無乃已濫乎凡再易朝計宛太守公召還反令君亦自池陽來君曰公非吾丞也館於行司子曰則君丞

五十二

也館可暫非久道也不使移之民君曰民非體也不使移之館子曰噫則僭也民則替也東帝吾鄉神也思吾鄉不得鬼休於行司曰則下也君曰諾寧依東帝焉公志也我將為公闢萊而舍以公志朝夕公也公非吾丞也吾弟若同胞也子曰則君丞也君弟若子也夕誠願之恐誣財力君曰時以需之以觀其使求不勞則為之求不費則為之公為之以遺後人且以志公來也子曰諾君首出俸厚材集凡助工者三三十金皆君薪俸之餘節檢中來也任亦間出俸金以補不足則君十分之四五也羣工樂成里中義而助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堂仍舊貫餘悉一新舊在而君令東遷借龍引向靡不快然以舊龍絕而新龍得地也舊前以獄壓秀而新以天都來朝也則堪輿家說也君所旁通也子曰任曷敢忘君哉此數世之仁也勒之貞珉以告來者曰若舍罪廢者德興

者成之不易戒以時飭毋墮乃業以沒君德若器罪貪者德廉者得之不易戒以時備毋攜乃去以沒君德虔始於歲丁亥九月之念四日庚戌成於戊子正月之初八日壬辰令君名應化潘姓浙之臨海人任不敏其所藉以寡過者君之誨也任則心碑之矣不具載仙源之民食福無窮則有司勲者稽之以為有司紀銅紀成永告如斯而已焉用文之

馬侯遺愛記 萬曆十八年

畢鏗

馬侯之為太平也蓋歷七年矣至丁亥以還兵部職方司主事去乃一日太平嬖友崔孝廉子孟乾者侯之門下士也過予而道侯之政士若民至今有永思焉上莫知其所以感也下莫知其所以應也敢質諸先生以為何如予謂令之長吏其名高者率多以伺察為智白吾必目淵魚而後幽在可燭也武健為威曰吾必手太阿而

五十三

後奸暴可戢也斯二者皆將以獵聲譽而躋華要之術也然則侯豈能外此而別有其道耶則孟乾對曰某見我侯平素端靜與民休息而已矣徭賦輕以平訟獄理且有立教以孝弟力行勸誘勿怠而已矣未聞有所謂武健與伺察焉先生顧安所取哀哉夫刑罰飾治之具道德化民之本惟薄道德而專事刑罰於是其勢不得不伺察又不得不武健即其一時恐懣伏真不啻驚鬼神而避雷霆然淵魚雖見而事理之顯著者或至深求大阿雖利而左右之附近者未免寬假至於吾民之一切休戚利病則漠然若秦越視之已爾太平丹陽之境而左輔之邦也其俗業詩書喜耕稼鮮利巧澆漓之習侯獨以豈弟父母之道待其民而政罔不舉是故於其臨照之無隱也可以觀明焉與彼之伺察者異矣於其剛決之必行也可以觀斷焉與彼之武健者異矣官無煩令

民有餘閒得盡力於作息俯仰之天以安田里而保有其室家夫秦越其民則民亦視之為秦越雖欲其去而思不可得也父母乎民則民亦親之如父母雖欲其去而不思而不可得也故侯在位而人頌之既去而人思之無心於感也而感自神無心於應也而應自孚神斯孚、斯愛、斯思、斯永矣斯情與理之必至者也吾聞昔人以釣道而喻治民夫魚有陽鱈與魴者侯其得驅與取之辨乎於是孟乾再拜請曰先王之德為吏治準矣邑之耆庶業建亭曰謝甘棠以頌侯之德如予曰敢諾

重建重興寺記

太平縣治黃山路其西南摩雲夏日之標朝嵐夕霏之態黛景金光丹碧之氣綿數百里蜿蜒盛積瀆為靈泉□□結為奇峰怪石延亘為重岡複嶺蟠屈為臂橫股直支屬騰擎脈結連注金仙有

五十四

祠佛子有宮靡不遵幽據勝基布蜂列重興寺者徵圖誌詎縣北三里其初即碧雲菴也初僧智仁主之興廢薦更智仁身先服勞排雜營葺始有厥居宋紹興十五年賜名重興從僧智仁請也皇元混一區宇當至元十五年戊寅僧悟真來主寺事百為確輿因名其地為碧雲山示不忘本也沂是而後守者非其人金穀蕩散田疆泯忽舟壑負藏至無用芘風雨以食緇眾引去鐘魚不鳴至順間僧道成具訟曰縣庭下由是得理悉歸其資業暨成之徒嗣守之隳敗鐘梵荆棘寺宇日就傾圮湯不可支邑著姓孫裕翁司丞等發慈悲想集諸山之眾相與謀曰物之具廢興通塞抑常理循環然而興舊起廢必假之人力庶克攸濟故自襍襖斯昏之勤拮据燥寒之勞一旦至於空山金碧蓬場天宮其廢興之道顛力行何如耳於是僉議前往興國寺僧悟乘道行俗緣遠邇文字請屈以致崇奉香火

然乘之來也卹誠生於窗蒲虛產於室公私掃地亦立殆無以厝手不亦
難乎居數月斬林出虛發石淳碧法堂親深廊□□時齋庾序列魚
螺鏡鼓之編種；畢具然猶未也卓志益堅慧力極施縣者宿程君
萬石嘉其誠□□□之請門闥載完禮神之詞栖容之舍嚴；翼；
區畫一新其現制視昔始宏且備梵唄琅玕□華烟燭亦既美矣
殊佛之道無明無晦無去無來無與無礙得人而行即堅固法雲
行於山雨流於□□固有不得召而自奮焉者不可誣也今寺之類亦
始也廢而今也興始也晦而今也明師乘之志□□初基成此道場其
願力所就可傳不朽後之主是席者知創之難而成之不易維承
孔式有引□□□振大雄氏之道於無窮見禪法中龍象顧不偉
歟余氣邑長師來請記於石以俾後人夫見而□□□寺吾游也
又嘉師乘之志固樂為之書

五十五

大宗伯吳襄

青陽人

崔和生孝義傳

和生先生姓崔氏名芹芳宛陵太平人也幼業儒為文多奇氣制
義一出足傾時髦僉謂可立取通顯遭時喪亂遂隱居不出云
父翼雲公諱大鵬善屬文家大參宏臺憲副軒鼎兩公交口獎
譽之生平樂善好施屢拯人於險邑大尹嘗三旌其廬舉五子其
仲卽和生也訓以義方聲噪儒林時有燕山之目弟鸚德足方兄
惜早世遺孤維國公以撫以訓恩踰所生且為之會計貲產殆
倍曩時甲申乙酉之變族有奸輩假勤王名聚衆橫行里閭
間鄉人多遭其屠毒事聞 朝廷遣都督于公往捕不軌會有
覲維國多金者因誣擠之亦在捕中公不忍孤兒就戮竟挺身
而扞其網雉罹於羅其公之謂乎和生聞公之被逮也倉皇號泣
冒爾公名爾公卽維國字也詣轅自首都督公察其偽嚴訊之

和生實供吾祖父世篤忠貞今遭誣陷罪在不宥身非維國之我
弟也叔死止遺一孤弟戮則斬叔嗣大鵬我父也無辜且年耄安
忍其被極刑我願以身代上之以丐父命次之以延叔祀下之以庇
弟身一死而三事備焉雖就鼎鑊本所甘心使蚤以頸血濺階前實
感將軍仁至義盡之德詞氣愿歎有足動人都督公為之改容即
命監候其時獄吏酷虐扶朴之死而復甦終無悔志豈不毅然
真知輕重大丈夫哉都督公自涇川返纘其渠魁十數輩餘悉從
宥和生遂得復全論者咸歸之天祐云生平仰慕漢壽亭侯繪
像中堂朝夕祇事焉翼雲公既殂極厝獅山和生益茅墓側寢
苫枕塊跣步弗離每食必先上供如親在時蒸茗雨寒風三載不
嘗一日也當鷄公之亡遺孤在抱妻項庶吉年少孀嬰冰荼苦節
終始弗踰且爾公端方正直嘗以介賓舉鄉飲禮酒非翼雲公孰

五十六

成之然方于公嚴捕時爾公之不死其間不過容髮尚微和生涕泣
請命至誠感人鷄公一麻不已爰乎是和生一舉而乃公之友愛亡叔
叔之血食兩孀之冰操俱賴以不墜其高風亮節誠足以光閭黨而
型後嗣宜與世之見利忘義偷生視息覲願天壤者同類而共道哉
余故樂為之傳以俟采風者

重修回龍福境廟記

王令沛 邑人

回龍福境有唐古刹也傾圮已久鎮之好義者捐金修之竣鐫
其名叙其顛末廟之設專祀張中丞顧不仍東平王舊額而名福
境何也夫福田之說始於佛氏不生不死普度一切力之所至能使
人世轉禍為福溺其說者奔走信從丹點金珀石備諸供養然其
功用之所至我國未之見也東平王張公邁天之凶衆生以妄念
造種、業復以惡業見種、報劫灰之餘人自求福而公以一身脫

諸苦厄其造福甚難而其食福為甚編方其范陽公廢之欲蹂躪乎
中原也郭李之師西峙顏素之旅東履微公及許公東梗其衝豈
獨江淮鯨吞而腹心中潰天下皆為魚肉之區公能義憤為勇砥
柱睢陽然後汾陽臨淮兩京漸次收復而天子得有其父是公之
福及天子也且睢陽不諱守賊走江淮腥穢所觸江南豈有一寸
乾淨地哉當時議者謂以數萬之衆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不
賴以不亡是赤子之生公實福之也嗟夫公以一身憑孤城捍外患
死生以之其義氣熱血灑為人間慈雲甘雨遍護天下以視佛之
剗作干瘡安施燈炷說法受無量衆者其於廣狹未可思議
使肅宗尺一早下張鎬率四節度之師先三日而至拉朽摧枯淨
掃妖氛親見睢陽之衆如楊枝一滴枯骨復生豈非生平大快

五十七

事哉今日者登公之堂銘公之惠誦公之言知公之志安史之亂未獲
躬鋤西向再拜猶期報効生後觀公之禍淫如此而公之福善可知
也觀公之福當世者無盡而公之福萬世者更無窮也英魂烈烈
坐鎮此邦死與生一也即鐘鼓魚版梵唄讚誦供養與諸佛同而
愛戴與諸佛異鎮之人於廟之成珉公之大節以明人世之洞天福
地在此而不在彼也

希賢橋碑記

中書趙良霽

涇邑人

從兩山之麓截溪流而駕石梁屹然為村居鎮鎰殆用形家者言
而考其命名則寄意殊意深遠矣太邑實吾郡人文之藪而杜
為巨族自唐陽卜居馨村衣冠濟楚多用儒術起家當明嘉
隆時姚江王文成之學橫被於六合郡守羅近溪闢志學書院
延貢受軒梅宛溪沈古林與諸生講論良知六邑皆蒸蒸鄉慕而

杜氏子齋公亦擇近村溪上之勝地建明道堂額曰鹿洞餘韻延姚江高第弟子錢緒山王龍溪兩先生迭講其中遠邇人士之會講者輪蹄交錯遂建集賢橋以便往來橋蓋自講學始矣迄今二百有餘年堂存而橋圯屢謀所以修葺之或曰水之來也欲遠其去也欲徐今是溪之挹村前後者一出東嶺一出斜山源分而流合迅波激端無曲折回互之勢於堪輿法為不宜不若徙是橋於村口峽束之處而稍拓其基增高其脊蜿蜒以通兩山之氣而搏結之以橫亘於中流俾迅者緩激者柔徐出橋下繞文峯以去倘亦了齋公所默許我後人之踵事而增者乎於是合族捐貲鳩工飭材經營於己未正月落成於庚申朏月橋高二丈縱十丈廣一丈六尺甃瓦趾樹闌煥然一新名之曰希賢蓋謙不若昔之羣賢畢集而聊以仰希其高風云爾郡志載鄒穎泉視學東魯聘了齋

公主席正值江陵相嚴禁道學公曰彼所禁偽也吾所信者真也日與生徒講授不輟其毅然自任為何如而穎泉服習文訓踐履不忘非僅有得於良知者顧獨心契於公則後人希公即由公而上探乎鹿洞之真傳必有本講學以出而經世者吾於一橋卜杜氏之光大其業矣至於橋上接青雲山下臨浣花溪旁有文昌關聖兩帝君亭臺殿閣之勝皆足為講學者借觀遊而生敬畏惜吾老矣不能登眺於其間為載筆詳記之

大橋河西堤碑記

邑令楊先儀

湖南人

余因公事道經邑之東鄉大橋河西時值溽暑憇息於橋之堤邊見堤上樹木蔭翳往來者不絕於道堤內皆田畝墳宅堤之外正當水衝壘石為基高出水上者丈餘河水自上斜流而下如箭之疾如驥之奔勢甚洶湧賴茲堤杆禦之水乃緣堤順

流以去而固不知築者之為誰也及詣崔祠與崔族紳士叙則知築是堤者為崔生繼序未幾序亦具衣冠至余亟問其堤之所由築與夫工費之實而序內之然如不出諸其口多士為代陳之余乃嘆崔生之質而好義者絕不怠居其功也因思古今來仁人君子利濟為心往多陰行之善事恒不欲以善自名然甘棠咏召伯之德西門誌魏宰之名莫不彰之表著於人世矧是役也聚木石鳩土工傾筐倒篋揮金數千於以利人而利物何多讓乎哉方堤之未築也水至則無所禦河西一帶悉為巨浸歲為患甚或一歲之中水患洊至而其地又屬合邑孔道其為民病豈淺鮮哉崔生繼序獨以興築為己任於是禱於川原卜吉興工先培其基後平其岸數年之間方得告成堤高一丈七尺濶四丈長一百三十丈偉矣哉是堤之為功乎余蒞茲土當察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今崔生好義慨然為一方興利害焉可

五十九

聽其湮沒不彰乎爰作斯記以為後之樂善者勸

真常觀大士閣碑序

邑令陸嵩高

吳興

余戊子冬講約至道二真常觀通大士閣落成登斯閣也捲雨飛雲壯麗孰甚焉詢廟祀知涇陽杜氏合族捐貲所建且言杜氏祖有七五公自巖嶺遷居道二墓其父元素公於裏坦烏鴉撲地形即今觀旁之墓是也左建社公祠歲時祭祀觀前及附近置田畝以供香煙又東建有觀音閣年久傾圮因聚祀請修理之其有咸曰祖功宗德所立子孫宜嗣續之一時倡義樂輸伐材鳩工越一載而告竣焉余嘉之後抵涇陽杜氏諸紳請記於余之唯大建巷理佛雖非儒者之務第念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余蒞斯土亦以孝教民杜氏繼乃先祖之志踴躍捐貲皆孝思所勸發豈泛常佈金祇園比耶因樂為之記

崔敬六太極圖數序

江永 婺源人

太極圖數者太平崔君亮采敬六所作也敬六始觸悟於楓林原太極先天自然之數列為圖生成判合升降循環如天地造設不可易玩象觀理由精得蘊疏源達流凡河圖洛書畫卦揲著干支聲律納甲納音勾股弧矢宇宙至妙之理如契斯合如錢斯貫噫其殆天牖其明神助其思者乎始以稿本示余洋灑灑殆為言余讀而奇之為之字櫛句比去駁存純雜繁直漏敬六得之大喜謂賞奇漸疑世有知我也復示改本中間多用鄙說其言下從人無驕吝心乃若此余益為殫思未備者復補之誤刪者復存之一辭一義求其隱愜於心也而後歸之余與敬六隔數百里未謀面聞其人頗踽涼不偕俗捐去舉業嗜學耽思俯察仰觀皆有心得而人鮮知之余讀其書已畧窺其人矣兩問一大理寔惟聰明

六十

而澹靜者獨喜入其中亦幾見有驚聲華逐時好而能味人之所不味研人之所不研者乎余與敬六始同臭味神交於此一卷矣昔楊子雲好深湛之思其為太元也參摹而四分後世笑其拙南康戴帥愈好撰著子華麻衣之屬識者知其偽也是書實作於敬六余為欣成之不必托名流以傳可無譏於偽也若其縱橫錯綜聯貫一切拙乎巧乎其穿鑿乎其自然乎明者當能辨之書之顯晦有數存焉他日或覆瓿或留青余不能知惟幸我一編時出而玩之若堯夫先生之弄丸焉亦足以自怡吁不必為外人道也

新分阜成圖記

舉人張鍾華 邑人

皇帝御極四十年德化格於上下恩澤溥乎荒蕪休養涵育極熾而豐生齒之繁版圖所未盡載司空所不勝書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然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故雖鑿齒僖耳之倫衣卉麵木之衆視

之皆如擘下而况肘腋之間心腹之地有任其抵觸闇昧而不獲所也哉爰稽舊制賦役之設以戶為經以田為緯因田出賦準賦定役而以都圖統之其戶稀田少不能自立者則附於正圖如古附庸之國因而抑制凌暴者間亦有之甯國屬邑曰太平唐宋以來隸圖十九明中葉中分一圖為時雍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復分近悅遠來二圖滋生之衆日增月益迄於今愈紛而莫紀矣今丞相高公中丞李公方伯王公俯允胡明德等籲請檄我郡伯高公邑侯金公親詣賢一諸圖下詢輿情僉謀衆言有如一口迺分民析土櫛比雁次別彙一圖錫名阜成徽聲蜚騰群思浹洽復令載志刻石流之無窮繼自今吾知譽髦斯士則觀光上國南東其畝則自古有年賓蜡宴饗於里門孝慈揖讓於庭戶執功見士於王室獻稱能於公堂咸得自抒其忠愛末如此

六十一

崔南極先生傳

趙青藜

之忱而安耕藝之天於至治也書所云阜成兆民其斯之謂與予也證切同鄉篤桑梓之恭敬言敦宿好存游舊於枌榆乃苦而叙其顛末如此

公諱壽齡字介眉號南極同郡太邑人也公性純樸篤於孝友尤好義舉生四歲而孤母夫人守節自誓比長遽言請旌事母悌然曰吾得汝成立無愧行以貽汝父地下恨則吾之願耳何旌為由是公不敢言而事母者益謹思所以表揚母者益不能一日忘後遇廣文魏雪亭先生修邑志入節孝傳公心稍慰居嘗痛其伯兄九如公之歿也撫遺孤如己出為之卜居所堪輿家皆言古公獨不敢謂然暇輒往視之無風雨寒暑一日歸謂其家人曰不遠遷禍將莫測衆皆驚問其故曰吾不知地理吾以盡人事披其地下水已敗矣

公時緩急人於族黨尤爲見婚嫁塋喪之無力者必玉成之易贊
時出文券百餘紙悉焚焉曰吾所以有此者欲令受者無愧色也
嘗極力助建義倉未及成先出穀平糶以濟所不建族之好義
者多耐焉後乃得餘羨置田畝以爲歉歲支其有補於人類如
此太故山邑而密崖之險尤甚每雨後泉流石滑行人屢瀕於
危公患之乃斫竹作巨筏自石澗下放之中流審其形勢得石
縫橫裹可百餘丈瞿然曰此天之開其間以假手於我者也今
而後吾可鑿爲大道矣募石工莫知所爲久之有來告者曰僕
聞公此舉特以力相助始之金克繼以火攻閱歲而事成是時公
年將八十而精力不稍衰復建黃榜嶺下橋世之稱利濟者與
密崖同忘其屬涉之苦云公平居嘗語諸子曰吾不幸少孤失
學爾曹須以讀爲急務又曰耐貧賤必不至於無恥耐富貴必

六十二

不至於得相享年九十舉鄉飲賓一贊曰歐陽子曰善無不報而
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矧邑大夫李公所稱盛德恬退如崔君哉
今諸孫聲藉一庠序間殆天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人者矣吾於
公之行事卜之

贈遜齋陳元恭文

府尊孫述曾人

乾隆乙巳郡屬苦饑

聖天子加惠元々發帑恩賑余仰體

皇仁勸諭殷戶樂輸歸各祠宇平糶分別獎賞原任太平宏澤司
荆文元稱有太邑遜齋陳元恭者性剛介敦行重義與生三十
年周恤閭黨疊紀口碑以湯嶺為徽甯池孔道崎嶇險峻四十
里無人烟謀於中道建造茶菴以便行旅又念族之老人窮苦者
輸租濟之其事未就而卒嗣子國學生思忠聞遺命皆一々成

之且湊地基於宗祠旁并捐銀邀族建造義倉共租三千有零豐年積貯遇歉平糶則陳氏之無煩示勸而出粟如汎舟可知矣余聞之為拍案曰安得若此者多有其人而黎民猶慮阻饑乎宜褒特筆命荆宰賚額贈之以光潛德仍俟請

旨旌揚且寄語愚忠曰天道福善行道有福思忠勉之

明崔師訓大成易旨序

洪亮吉

陽湖人

大成易旨四卷明太平崔參政師訓公著易自宋元以來諸儒撰述約數十百種類皆以浮辭說理無一求諸實者今崔氏釋例八條一曰讀易須認典禮一曰看卦要會卦名夫聖人觀其會通以成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則典禮所在即吉凶從出之門善夫唐孔穎達之言曰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一文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於此文下繫屬文辭以斷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

六十三

則為吉也失則為凶也至所云看卦要會卦名者漢魏諸儒無不皆然屯卦之象曰雲雷屯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曰屯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虞翻曰艮為山震為土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推之六十四卦無有不以體會卦名為主者是崔氏之於易能於實事求是非宋元以來浮辭說理百喙一詞者所可同日語矣今春將以易旨付梓爰題數言以弁其首

建立石村河迪成橋碑記

邑令曹夢鶴

湖州人

太邑四境皆重山複嶺而西北境近接石埭遠通安池旁達徽歙浙閩山尤巖業水尤悍急往來經過輒覺唐賢杜少陵入秦州後詩本朝前輩王阮亭使蜀中詩朱竹垞游嶺外詩其咏山水峻險名篇秀句宛在目前蓋自縣治數十里至三折嶺拾級而前

穿雲盤霧有鐵甲嶺洗脚嶺汪王嶺又有密巖關巉巖壁立石骨
峭嶙山高則流迅磯激則湍危夏秋久雨津渡最可虞者有四
曰洗脚嶺河曰湖深潭河曰石村河曰浚灘河每逢水發滅
頂時聞甚矣天地之缺陷不可無人補之也考邑乘地輿橋
梁諸誌浚灘河有長壽寺鄉孫汝旦謝雲黃龍於順治十年
首倡募金置產屬僧春後舟度冬架木橋洗脚嶺河有東
鄉三甲崔上眷於乾隆十一年建造成志石橋湖深潭河有
崔啟後上眷合建有太行石橋石村河曩雖置有渡航木
橋山水驟至木橋漂沒渡航不敢與急流爭行旅苦之募建
石橋數十年卒無應者豈非地險滩高石橋工費浩大募化
良難獨任其建尤難與嘉慶七年余往省會過石村見有
搭蓬糾工搬運木石架架鑿壑營建石橋詢厥主名知為東鄉

六十四

明經崔子鳴鑄暨弟太學生鳴瑚姪國燾國瓊國琪承其先太學
生洪學遺命建橋此地余心善之自後再過必就視獎勵乃去橋為
洞有三其洞差大蓋防山水冲激且俾草樹沙礫可由洞隨流而去
也洞大基須厚故其高二丈九尺長三十二丈廣二丈五尺石欄高二
尺四寸工成過者稱慶明經曰未也舊路之紆曲險仄不改無以通
是橋而成周行爰鑿石改路五百丈使其曲者直之險者平之又
於嚴家冲隔水之處另建石橋二洞一路坦行直前無礙工起於
嘉慶三年竣於今十一年十月總計捐資萬二千有零可謂善
承厥考以其餘財惠及行旅矣先是橋方經始崔生族弟孝廉
翼書過涇縣偶話其事於同年友中翰朱君朱君贈以橋名廸
光崔生謝弗敢當更名曰廸成請余為質實之文記其橋成歲
月余惟崔生父子兄弟叔姪同心濟人捐金萬餘造橋遠鄉改

路通行積勞九載寒暑無間此其誠心為善實有人所難及乃猶自
視歔然不敢當美名之贈於此見器識宏遠迥非財雄鄉里好行其
德者比余承之茲邑獎一勸百吏職所宜因稽考舊乘參所見聞為
之記以勒石俾過斯橋者知善之可樂推廣此心勉為其所得為以
維風厚俗云

崔守遺堂記

邑令曾夢鶴

堂以守遺名重守也守遺易為守名堂俾得守者得顯名而思
義也堂誰主崔氏王之也崔氏之主是堂也祖曰六成父曰景芳子
曰世德世應也祖父倡於前子孫踵於後一善相承前以遺而
後以守也故曰守遺也其守遺之實奈何開關歷險篤親
也置茶設亭資行道也建橋修路以便往來通利涉也施棺埋
骨完逋賑饑以澤死朽惠窮黎也此皆守遺之實是以督學徐

六十五

為之叙前任張為之跋皆有意於斯堂而卒無改於守遺之名也然
則易為先守而後遺也遺者幸其已然守者冀其將然遺惟一
人而守在世則是遺之幾分而守之幾多遺之事近而守之事
遠故知先守而後遺重守也由新以談崔氏名堂之意深矣蓋從
善如登自古其難士大夫之家嘗有人一向善及父析薪而子弗
克負荷者矣孰若崔氏之世濟厥美於祖之所遺父守之子又守之
而自子以下且與斯堂而俱永哉抑余猶有進焉君子之行道者
必盡在勢處顯貴居於鄉而能以利物濟人為懷行且以為善最
樂之躬得作善降祥之慶使一鄉之人見而生感聞而起慕於以
廣教化而成風俗則守遺之澤豈有既乎余故樂為之記願崔氏
之登斯堂者無忘先澤且冀夫邑之敦行不怠者善遺善守一
如崔氏也

俸為構數椽願苦無官地必購之民間加以鳩工庀材所費者不貲而所請者有數其將何以藏事戊辰二月余以公事由西鄉歷絃歌鄉紳士迎謁輒以此事商之僉曰公吾父母也斯公分司此鄉則亦吾父母也公宰吾邑率僚屬以庇我百姓者多矣父母有命而為子者不能敬承之非情也坐視官長之露處而不謀所以憇芟之非義也公為請之於上吾等襄之於下庶有濟乎余乃捐俸為之倡閱數旬則西鄉兩圖輸銀若干矣絃歌鄉三圖輸銀若干矣而附居各圖士民典高衛藉在五圖中者亦量力而飲助焉相度基地則林生名旭者有園亭在村之西地當孔道亦以余言而願售於官較民間之值僅受其半蓋建署之議至是決焉吾因之有感矣朝廷設官為民官無大小其責一也自下僚末吏往往以閒散自待苟且目前視官解如傳舍而民之視官亦如過客之往來於此

六十七

者漠不相關此巖前之署所由荒廢至今曾無人焉過而問也今余於此投一言倡之而五圖之士若民踴躍捐輸如響斯應吾民固愛我哉毋亦官此土者不以卑官弛其責不以儻居餒其心與吾民實能休戚相關故子來若斯之速也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者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今而後治事有廳退食有舍無賃居之費而有爽塏之安所以緝暴安良佐上官而為吾民奠厥居者願與斯君共勉之更願後之官此土者共勉之斯君名備字汝舟浙之諸暨人

重建清三殿碑記

邑令張如翥

撰源

太邑三清殿由來舊矣建自前明沿至我朝又垂百五十餘年頽垣敗壁幾不能蔽風雨而修舉廢墜者迄無其人乾隆戊申春來宰是邑因思三清之神道其所

道雖非吾儒之所謂道而化之生之德不外至誠種子精靈之積久不
澈初非絕無所以也其可任其廢墜乎哉第此意固藏之於心而未
發也頻年來撫字紛拏倏忽八載之久而傾圮更甚爰捐俸為紳
士創而邑之素有志未果者靡不欣然樂從竭力輸金乃心董
事庀材鳩工數月告竣舉向之漫漶於荒烟蔓草中者今皆煥
然一新嗚呼難矣余既嘉其志之同幸其事之成而又欲留示後
人俾知此舉之非易以綿延於勿替也於是乎書

附載

嘉慶五年三月十九日奉 憲永禁派必棕毛碑

撫部院荆 批據前署縣蘇景眉具詳向來办解棕毛均將領回
銀兩發交各圖地保按戶分派無論是否產棕之戶照數飭令買
運臨期批送縣城尚須揀選駁換鄉民深以為累 卑職到任訪悉

六十八

諸弊是以承办本年棕毛一萬二千觔俱係遣屬携銀下鄉照依
時價公平交易不許地保人等借端索擾民情稱便現據各紳
士人等公籲請示前來除鑄碑印刷另送外詳明鑒核等緣由
蒙批據詳已悉仰布政司即飭該縣遵照嗣後凡遇奉取棕毛
之年務須專遣家丁領銀赴鄉照依市價公平購買办解如
再仍然滋擾以及陽奉陰違即行詳請究治仍取具碑摹送查
繳等因到司轉行到縣奉此遵照示禁凡奉 部咨取棕毛應遣
家屬携銀赴產棕之處照市價公平交易自行解運不得票差
地保以免民累倘有書役仍蹈前轍藉端擾害一經察出定究不
貸須至碑者

